杜詩批[illegible]

二

分

緝　支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三

渼陂行【趙】曰渼音美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鶴】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趙】渼陂下語輒如此其闊可想【夢弼】曰通俗文暗色曰黤黲與慘古字通波濤萬頃堆琉璃【洙】曰西域傳罽賓出琉璃【夢弼】曰言其水色之青瑩如琉璃也琉璃漫汗泛舟入【趙】接疊兩字語如樂府【洙】曰張平子賦布濩漫汗事殊興極憂思集【補註】曰天地黤慘則為可異水如琉璃則為可愛以其可愛而便欲泛舟以入則為可憂矣漫汗言廣大也事殊興極蓋言其初遠來之興豈不欲晴朗以為遊乎而初來之際忽逢天地黤黲則事殊矣事之既殊則興亦極盡與既極盡則寧不憂思乎鼉作鯨吞不復知【夢弼】曰鼉徒何切水虫也似蜥蜴而

長大鯨渠京切大魚也　惡風白浪何嗟及　【宋】曰詩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主人

錦帆相爲開　【夢遊】曰主人指岑參也　舟子喜甚無氣埃　【補註】曰前者以

天地黲黲而遊者憂今也以無氛埃而舟子喜不亦宜乎　鳧鷖散亂棹謳發　【夢遊】曰鳧

鷖水鳥也棹歌發則喧矣故鳧鷖驚而散亂　絲管啁啾空翠來　【趙】曰啁竹包切說文

啁嘐也【夢遊】曰舟進而晴空前來則晴矣故絲管乾而啁啾【澤堂】曰絲管悲壯雲氣自來　沈竿續

蔓深莫測　【夢遊】曰沈竿續蔓言戲測其深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　靜一作淨

【夢遊】曰說文菱芰也楚謂之芰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雜記雍人拭羊註拭淨也【補註】曰妙處

是淨如拭三字　宛在中流渤澥清　【宋】曰詩宛在水中央【希】曰子虛賦浮渤澥師古曰海

別枝也【澤堂】曰似渤澥之清　下歸無極終南黑　【希】曰終南山在長安【補註】曰上句以

言其深下句以言其遠上句譬喻下句實指蓋渤澥者海也既如渤澥之深廣而又清此所以爲譬喻終

南山在陂之上流去之遠則視之黒也此所以為實指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
裊窕冲融間【洙】曰木玄虛海賦冲融滉瀁註曰裊窕冲融皆言水之深【補】船舷暝
戞雲際寺【夢弼】曰舷胡田切船唇也暝莫庚切又莫定切夕也謂舟行經雲際寺而日暝也【趙】
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批】寫景入微煙波遠近變態具
足【趙】曰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船舷之戞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嘗於藍田關皆以陂之廣
大也然此時驪龍亦吐珠【洙】曰莊子列禦寇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馮夷擊鼓羣龍趨【洙】曰清冷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湘妃漢女出歌舞【洙】曰
曹子建神女賦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游女【鄭】曰舜二妃堯女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沉湘而死
漢女即漢上游女也列仙傳鄭交甫遊漢江見二女解佩與之金支翠旗光有無【洙】曰

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赤菴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
有流蘇羽葆以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
【夢弼】曰右兩聯乃假辭以叙渼陂之景物也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
神。靈。意。【批】懰愴之容幼眇之思尋常賦樂事則所經歷駭愕者置不復道吾嘗遊西湖遇風雨誦
此語如同舟同時【夢弼】曰窮其水府與龍宮相去咫尺但恐龍王之怒激而為雷雨神靈之意或喜或怒
非人所能曉也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洙】曰漢武秋風
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賢】曰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詩家體格
其抑揚頓挫大槩若此首叙黿作鯨吞之可憂中叙鳧鷖菱荷與夫湘妃漢女之樂末歎哀樂相半故曰
向來哀樂何其多允遺辭命意常以此為法也【補注】曰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黤慘乃向來所哀之多也
既而晴無氛埃可以縱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以結一篇之事【澤堂】曰哀樂之多令人易老

渼陂西南臺【鶴】曰同上年作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鶴】曰六月此臺獨冷以水氣逼人也蒹葭離披去【澤堂】曰為風吹去也天水相與永【批】去意寫得出【夢弼】曰謂陂水連天也懷新目似擊【洙】曰謝靈運詩懷新道轉迥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懷新謂舊所未見故思欲一覽接要心已領【鄭】曰要於肖切仿像識鮫人【洙】曰海賦仿像其色註仿像不審之皃【夢弼】曰謂鮫人以臺高水遠而仿像難識也空蒙辨漁艇【趙】曰空蒙出謝玄暉朝雨詩空濛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濛也蒙即濛字錯磨終南翠【夢弼】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謂終南離水而蒼翠如錯磨然顛倒白閣影【夢弼】曰白閣亦山名也謂白閣浸水而影形蕩漾顛倒也崷崒增光輝【鄭】曰崷茲由切崒子恤切崷崒山峻貌乘凌惜俄頃凌一作陵【夢弼】曰謂登臨歎惜日晷短促也【洙】曰謝靈運詩恒充俄頃用勞生愧嚴鄭【夢弼】曰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于谷口皆脩身自保甫恨自勞所奔走風塵不能效其所為故於心

有愧也朱曰嵇康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外物慕張邴趙曰張良貴極願棄人間事邴曼容免官養志自修夢弼曰子房曼容皆好神仙乃風塵之外物非人世所能拘縶故甫心慕之也澤堂曰遺外事物世復輕驊騮夢弼曰觀甫論房琯才不宜廢琯出邠州甫亦見逐豈非輕驊騮乎吾甘雜鼃黽夢弼曰鼃烏蝸切鼃黽蝦蟆也趙曰甫歎世不我知而輕驊騮之駿則欲隱居於陂上焉洙曰范蠡曰吾先君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也公詩意謂此補注黽音皿知

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適一作足夢弼曰謂知天命而歸去來也則世俗可忽取適於性則凡事無可得而並身退豈待官夢弼曰謂身欲求退不必待於官高而後退也老來苦便靜夢弼曰便毗連切安也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況資菱芡足鄭曰芡巨險切趙曰菱菱角也芡雞頭也皆陂中可食之物也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夢弼曰甫謂官爲拾遺亦已足矣況老來苦愛便靜有菱芡可以自養有

先　塩

茅淡可以燕居頗效范蠡扁舟泛湖之興追逐清景不亦快哉

城西陂泛舟 鶴曰公與源少府宴渼陂即此陂也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 批佳處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 遲日徐看錦纜牽 夢弼曰隋煬帝錦纜龍舟 魚吹細浪搖歌扇 注曰歌扇所以掩口遮羞也 燕蹴飛花落舞筵 夢弼曰蹴子六切 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夢弼曰按方言揖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櫂謂之槳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鶴曰唐志三都大都督府諸州俱有參軍事掌出使贊導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 洙曰兩家相通往来言而契熟也此別恨所以添

兩行秦樹直[鶴]曰在唐時道路兩傍皆植樹木今自長安入蜀道出於秦故云萬點

蜀山尖[批]隨意點染愁絕如畫[夢弼]曰言自秦而之蜀驛樹傍列蜀山森聳為難歷也御史

新驄馬[洙]曰楊侍御參軍舊紫髯[洙]曰為張赴參軍之任也晉郗超為桓溫參軍

府中語曰髯參軍以超髯故也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夢弼]曰詩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也[趙]曰正以言楊侍御為皇華之使乃吾所厚善之人則於張二十亦必無嫌所以薦之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鶴]曰謂高適也唐志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按舊史云適

解褐為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遊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

翰府掌書記當是至德十三載作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洙]曰按新唐書適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好事者輒傳主將收才子

歌

崆峒足凱歌【趙】曰主將哥舒翰也崆峒隴右山名足凱歌以言必勝也【夢弼】曰韓詩章句振旅而歌曰凱聞君已朱紱【師】曰朱紱言增爵秩也且得慰蹉跎【夢弼】曰足以慰甫渴別之情矣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趙】曰以九日揚奉先會白水崔明府詩觀之當在天寶十三年作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夢弼】曰美崔少府之善政禱雨應期古人所不能及也碧山晴又濕白水雨偏多【批】正晴又濕所以精禱見此邑雨偏多也精禱既不眛歡娛將謂何【須溪】曰既得神驗則此歡樂謂當何如喜之之辭湯年旱頗甚【夢弼】曰成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今日醉絃歌【趙】曰精禱得雨故有醉絃歌之句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凉晩際遇雨二首

鶴曰謂之陪諸貴公子則是在長安丈八溝意是天寶元年韋堅所通之漕渠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凉時。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洙曰家語黍以雪桃註雪拭也 夢弼曰雪謂洗也

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趙曰蓋戲言也東坡嘗使云颯颯催詩白雨來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急一作惡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飜蕭颯。陂塘五月秋。

送裵二虬作尉永嘉 夢弼曰裵虬字深原永嘉温州人也 鶴曰裵虬大曆四年爲道州刺史有暮秋枉裵道州手札詩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

先

孤嶼亭何處【夢弼】曰嶼徐吕切山高貌猶言亭亭也 天涯水氣中【夢弼】曰謂永嘉邊海也 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趙】曰絕境指孤嶼亭矣 隱吏逢梅福【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補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所謂隱於吏也 遊山憶謝公【趙】曰謝靈運好為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巖 扁舟吾已就一作具 把釣待秋風【夢弼】曰甫意欲往從裴尉之遊以釣於永嘉之海濱也

秋雨歎三首

【洙】曰此詩刺時之暴虐故取詩北風其凉意【鶴】曰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此詩當是其年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气 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定功】曰本草云決明子生龍門川澤間與石決明同功皆主明

目故有決明之號[趙]曰百草以秋而多雨則爛死也宜矣而決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榮以譬君子在患難之中而獨立也[師]曰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決明佳蔬也食之能決去眼昏以並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詩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喈下在決明顏色鮮也葉滿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揺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凋喪也

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師]曰凉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國忠之徒擠陷九齡雖九齡獨立自守恐亦不免禍也故有吹汝急難獨立之語[補註][趙]曰念凉風之吹急恐獨立之後時乃詩人憂傷之意

堂上書生空白頭

[師]曰書生甫自謂也為國家憂故頭白也

臨風三嗅馨香泣

[趙]曰孔子嘆雌雉之得時所以傷己之不遇至於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則亦傷之而不苟食故也今也臨風三嗅而亦傷其徒馨之意[師]曰昔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撚花長嗅香聾慼無言時人不會其意蓋憂晉國之亂故也今甫臨風三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為姦人所逐寧

不憂思而泣乎

闌風伏雨秋紛紛 闌風伏雨一作東風細雨【安石】曰伏作伎【黄】曰伏當作長【趙】伏疑伎伏又疑長愈失本真【師】曰闌風謂剪蘭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毒虐之政【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闌如謝靈運闌暑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也舊引楚辭光風泛崇蘭以伏為三伏非是

四海八荒同一雲 四海一作萬里【洙】曰詩上天同雲【夢弼】曰風言號令雨言德澤雲障蔽令萬里一同見陰小之盛也【師】曰此言普天皆罹其害也

去馬来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以多雨而水張岸遠所以不辨牛馬也【師】曰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陰雨驕冥牛馬不能辨涇渭不能分以譬昏亂之世忠邪賢否混無別

禾頭生耳黍穗黑 【趙】曰唐俚語云秋雨甲子木頭生耳【師】曰禾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

麐

下濕雨暘得中故黍稷咸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今苦雨禾頭盡生耳黍稷盡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為宰相不能燮調可知矣

農夫田父無消息 【師】曰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貧戈行役過期不反是以田業多荒也【[illegible]】曰無消息不得作業如無事也

城中斗米換衾裯 【[illegible]】曰詩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床帳也

相許寧論兩相直 【師】曰年凶穀踊京城之內一衾一裯纔撥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價相當與不相當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太宗貞觀中米斗三錢得無媿耶

長安布衣誰比數 【鄭】曰數所矩切說文計也

反鎖衡門守環堵 【[illegible]】曰衡門言淺陋也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註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illegible]】曰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遊是以杜門卻掃安於貧賤也

老夫不出長蓬蒿 【[illegible]】曰趙岐三輔決錄註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夢弼】曰長展兩切

稚子無憂走風

寒

雨[洙]曰走讀作奏[師]曰謂賢路荊棘悍臭乳小子當權見用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揚貴妃養為義子詩人多以風雨比患難如風雨所飄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非樂禍幸灾而何故云走風雨也

雨聲颼颼催早寒[鄭]曰颼跡鳩切風貌正作颼[師]曰雨聲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叛謀漸著也

胡鴈翅濕高飛難[趙]曰鴈本高飛之物以雨多翅濕而難於高飛亦興物以自況[師]曰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於胡者不可勝數雖欲脫身南来勢有不可故云胡鴈翅濕高飛難

秋来未曾見白日[洙]曰魏文帝秋霖賦悲白日之不明[師]曰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已出而京城無知者軍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消息故云来見白日也

泥污后土何時乾[洙]后一作厚[夢弼]曰汚胡注切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芳后土何時乾此詩刺賢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也[師]曰祿山從范陽長驅而来普天之民咸墜塗炭故云泥汚后土何時乾東坡云把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

東

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嘆一篇壁間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補注】胡苕溪云杜子美秋雨嘆有三篇其第一篇語意尤爲感慨意必東坡所書于壁者云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公自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琅琊王徹【鶴】曰按隴西公瑀至德元年方為漢中王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此詩當在天寶十三載

今秋乃淫雨【洙】曰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注九月多陰淫霖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苦雨乃陰氣淫泆臣侵君之象也仲月來寒風【師】曰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舛逆若此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趙】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萬家一作萬象非是且既言象則上不應言群木也【薛】曰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雨施今群木皆居水光下萬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漲溢雲氣凝結以喻天下之民

咸墜於塗炭也**所思礙行潦**〔朱〕曰行潦流潦也**九里信不通**〔趙〕曰指隴西公
王徵士之所居〔師〕曰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況其遠者乎**悄悄**
素滻路〔朱〕曰悄悄言行裭不通貌〔趙〕曰唐志滻為關內大川滻素簡切**迢迢天漢東**
〔黃〕曰詩維天有漢〔趙〕曰天漢則中渭橋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師〕曰水潦既
與素滻之路天漢之東音問阻絕不獲相通陝西有滻水漢中郡琅琊郡皆在天漢之東甫居西瑀與徹
居東時阻於祿山之亂人皆塹溺是以托意於雨潦而思瑀與徹也**顛騰六尺駒**駒一作馬
〔朱〕曰六尺為馬**背若孤征鴻**〔趙〕曰鴻鵠高飛遠舉之物謂之孤征鴻蓋以其群飛則意猶詳
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矣〔澤堂〕曰馬昔如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公一
作君〔鶴〕曰劃忽麥切〔師〕曰劃猶以刀劃開如披雲霧覩青天是也公子指瑀與徹也此述懷思之情**奮**
飛既胡越〔朱〕曰詩不能奮飛〔趙〕曰言如胡越之隔也王粲所謂胡越之異區也**局促傷**

樊籠【洙】曰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註樊中所以籠雉也一飯四五起憑軒心
力窮【師】曰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處雖一飯之間四五起問消息以至憑軒撫心力窮盡蓋傷
羅亂之世人無所安居有如此也是詩之寄豈直為苦雨作乎嘉蔬沒溷濁【洙】曰禮記稻曰
嘉蔬【鮑】曰溷濁泥塗也時菊碎榛叢【洙】曰嘉蔬時菊剌賢者為羣小所掩翳也鷹隼
亦屈猛【洙】曰張華鷦鷯賦蒼鷹鷙而受紲屈猛志以服養嫉尸祿也【師】曰鷹隼當秋時宜於擊搏
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蓋言諸將敗衄是以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烏鳶何
所蒙【師】曰烏鳶小民之比也官兵既敗小民為賊焚虜何所蒙其福耶蓋言民無所恃也式瞻
北鄰居五取適南巷翁【趙】曰言隴西公王徽士既不見矣姑近取北鄰南巷之人而與
遊也【師】曰雨潦阻礙所向不通所式瞻者止於北鄰所取適者止於南巷其局促如此以喻諸郡陷于賊
土地迫蹙動無所往是以甫嘗有偪側行蓋亦如此意也掛席釣川漲知清與

庚

終【師】曰當是時賢人隱振漁釣可以保身漁釣之樂為有終窮仕於亂世誠所憂耳【補注】【趙】曰此雖古詩而多對宇眼相次若近體

贈陳二補闕唐志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

世儒多汩沒夫子獨聲名【夢弼】曰夫子謂補闕也獻納開東觀【[illegible]】曰謝玄暉詩獻納雲臺表後漢和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君王問長卿【批】語自風致【劉】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揚得意為都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喜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皂鵰寒始急【師】曰皂鵰御史以比補闕天馬老能行【朱】曰所謂老而益壯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朱】曰言自可到於青霄之上無以老自怠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劉】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

宗改為獻納使【鶴】曰天寶十三載作

獻納司存雨露邊【夢弼】曰謂其職近天子之雨露也【趙】曰唐制獻納使掌封事以獻天子

地分清切任才賢【趙】曰以田君為起居舍人從六品上隸中書省斯為近清禁矣【洙】曰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

舍人退食收封事【趙[illegible]】却是要點綴【夢弼】曰此言田君之職也詩退食自公漢議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洙】曰唐以舍人給事中知匭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近一作捧【洙】曰函謂匭函也宮女開函以所投封事奏御

曉漏追趍青瑣闈晴窓點撿白雲篇【趙】白雲篇不必所出著晴窓字更別【夢弼】曰此言天子親昵田舍人而用為點撿帝翰也或引穆天子傳西王母燕穆天子于瑤池之上賦白雲謠故曰白雲篇

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夢弼】曰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名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托雄以自況時公既獻三賦又作封西嶽賦

陽

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噓也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註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鶴曰天寶十三載作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 夢弼曰長安即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漢制以曹官為掾如屋之掾言有所負荷也除擢也言除舊而擢新也 希曰沈自七品而升六品也

通家惟沈氏 夢弼曰甫與沈家相通往來也

謂帝似馮唐 趙曰公自比也馮唐以白首而見文帝公四十歲始以獻賦台試見明皇也

詩律羣公問 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為沈宋此以譽東美長於詩也

儒門舊史長 趙曰唐沈既濟有良史才為史官修撰謂之舊史則東美乃其冑也 澤堂曰舊史有長處

清秋便寓直 夢弼曰便音平聲寓寄也直謂直舍也言東美受命

之時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大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乎散騎省列宿頻輝光夢弼曰宿
息救切星也漢明帝舘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未暇申安慰
杜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俗甚夢弼曰即序云未遂馳賀也含情空激揚司存
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趙曰言沈丈所存之司何所比擬乎公直以比其大父也蓋公
之大父審言嘗為此官故因沈丈而追感矣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夢弼
曰貧賤無車馬阻於霖潦故人事簡略也禮同諸父長洙曰父長猶父兄之行也天子謂同
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趙曰以見尊沈丈之年夢弼曰詩伐木篇以速諸父恩豈布衣
忘趙曰公新名試入官前此蓋布衣耳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師曰甫未
章有意於沈丈故云牽騏驥引棟梁也趙曰淮南子雲臺註云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即非漢之臺名徒
懷貢公喜洙曰王陽入仕貢禹彈冠颯颯鬢毛蒼夢弼曰自傷其衰老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 鳳一作鳥〔師〕曰蕭史娶秦女弄王故以比崔駙馬踏鳳毛謂蕭史與弄玉同跨彩鸞而去即吹蕭隨鳳去之意也

洑流何處入 〔夢弼〕曰洑房六切洄流也海賦潮波汨起洄洑萬里

亂石閉門高 〔趙〕曰皆言其幽棲〔澤堂〕曰石閉門矣水從何来此亦直說

客醉揮金椀 〔夢弼〕曰揮者棄也客既醉遂以金椀與之〔趙〕曰戴嵩詩揮金留客坐

詩成得繡袍 〔洙〕曰李白外傳云白對明皇撰樂府新詞得宮錦袍〔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蚪宋之問賦詩先成者得錦袍詩

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九日寄岑參 〔參輔〕曰此詩言君為姦邪所蔽而賢人幽憂〔鶴〕曰當是天寶十三載作姦邪指楊國忠輩也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 〔批〕情境宛然

所向泥活活 一作浩浩

沬曰詩廿流活活趙曰活活雖云水流聲而泥之深多則行為有聲也思君令人瘦沬曰
古詩思君令人老沉吟坐秋軒秋一作西飯食錯昏晝飯一作飲寸步
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趙曰詩吁嗟乎騶虞稼穡不
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沬曰雲師名屛翳廣雅云雲師謂之豐隆
師曰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趙曰蜀有地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大明韜日
月趙曰晝夜皆雨而日不見乎晝月不見乎夜皆無明矣曠野號禽獸趙曰惟淫雨淋
注則禽獸無以安其飛走故哀號於曠野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趙曰以雨
淫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強逶迤而已小人難於行李之往來故困馳驟澤堂曰以位言維
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趙曰前漢書有云泰山之溜可以穿石句之意則憂君子
之攺節也澤堂曰與為也恐為川所浸而成溜也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趙曰此又言不見岑生也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沫曰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大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一名九醞一名醇酎鄭曰酎直救切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杜古意沫曰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言心有所憂而不在所采也趙曰以不見岑生意緒無聊采之不能多也師曰詩人以文而譎諫觀甫此詩多託意於苦雨不直斥當時事以意逆志斯得之矣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鶴曰天寶十三年作

今日潘懷縣夢弼曰此指楊奉先比潘岳也晉潘岳傳岳字安仁才名冠世武帝時為河陽懷縣令同時陸浚儀沫曰陸雲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委要為難理雲到官肅然夢弼曰此指崔白水比陸雲也坐開桑落酒沫曰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曰得名庾信從蒲州守乞酒詩蒲城桑落酒舊注非來把菊花枝夢弼曰西京雜

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天宇清霜淨【洙】曰言氣宇清澈也公堂宿

霧披【趙】曰公堂楊奉先之公堂也【洙】曰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宿霧披言每登公堂如

披開宿霧也晚酣留客舞鳧鳥共差池【昱】曰詩差池其羽【夢弼】曰差初加切

差池言舞之貌也今以王喬比楊崔也

歎庭前甘菊花【洙】曰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鶴】曰天寶十三載長安作

公蓋自傷見用之晚當是獻西岳賦後

庭前甘菊移時晚庭一作指【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産菊可以

入藥青蘂重陽不堪摘【趙】曰菊以移晚而花遲故失其時也明日蕭條盡

醉醒一作醉盡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

擷細瑣升中堂【夢弼】曰擷突結切捋取也【洙】曰菜首詩薄言采之薄言擷之【趙】曰此詩蓋

刺餘子碌碌皆得貴近言芳則非不謂之才也特細瑣而已言升中堂則貴之意也公之言傷時細碎微瑣者用而出類者廢也[澤堂]曰衆芳在野細瑣者升堂自是直說趙註太拘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趙]曰言枝葉長大如人文采之秀發而托根不得所反為風霜所埋也[適]曰南史劉彥節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

示從孫濟[鶴]曰當是天寶十三載作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師]曰驢賤者所跨未知適誰門知一作委蕭條轉折[批]權門多噂沓[夢弼]曰噂祖本切沓達合切詩小雅噂沓背憎箋噂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增也且復尋諸孫[夢弼]曰權門者權貴之門惟其多噂沓是以來尋同姓也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補註]雖居城市其家荒素亦如村落也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批]好[夢弼]曰詩衛風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註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說文萱忘憂

草也【補註】亦即其所居之景而
言之【翠堂】曰自生便是荒字意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
一作翻【趙】曰左傳其生不蕃【夢弼】曰翻今作蕃
堂前者堂之南也堂後者堂之北也竹以喻父
萱以喻母男正位乎外故堂前父之所居女正位乎
內故堂後母之所居萱草已死言杜濟之已喪母矣
竹之不蕃兄弟譬則連枝言杜濟之父所存者獨甫
兄弟無人此序濟已喪父母惟叔父甫在為至親也
無以數來為孀蓋同姓之恩刻薄於至親者尚然况
跡者乎【翠堂】曰貧家不能栽植所以有自生之物亦
不免凋悴極言荒寂之狀親戚存亾之感
亦在中矣〇此註亦巧然未必杜本意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趙】淘米刈
葵敎其為
人少可自足勿多責望耳【洙】曰古詩採葵莫傷根傷
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趙】曰族之有宗
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
根勿傷之而已族有宗則亦勿疎之而已【夢弼】曰米
與葵人所食也汲多則井渾放手則傷根孀其穀也
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書永平

詔權門請託㦲吏故手字意

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敏修】曰阿翁甫自稱兒指濟行步奔言其強健年尚少也曰以吾衰懶故覺兒輩行步以太奔趨也【澤堂】所來為宗族來一作求亦不為盤飱【夢弼】曰飱音孫熟食也甫之來尋諸孫蓋為宗族而來不為盤飱故也小人利口實【洙】曰易自求口實鶴曰漢官儀口實膳羞之事也【補註】小人所利者實其口腹也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趙】曰此亦曹子建詩有親親義在敦之義【夢弼】曰此責濟後生不來相顧小人以口實為利吝於刀錐不能敦厚親親之恩徒受外言以生嫌猜此薄俗所為豈足道哉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鶴】曰靈湫在驪山溫陽之東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是年之二月祿山反狀已著公十一月往奉先有詠懷詩歷言驪山遊幸之弊矣此詩未必在其年作當在十二載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夢弼]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鴻濛乃湯泉之氣也[希]曰校獵賦鴻濛沆茫天寶元年改為會昌山六載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君來必十月[批]君來語輕樹羽臨九州[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洙]曰樹羽立羽葆蓋也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修可]曰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夢弼]曰陰火即陰陽吹噓之氣水屬陰而水有溫者陰中之陽也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波濤灌蕩其火不滅名陰火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夢弼]曰言泉氣光涵日影隱映溫宮樓臺之高也閬風入轍跡曠原延冥搜原一作野[洙]曰大人賦登閬風而遙集廣原崑崙東北脚名也崑崙一名閬風其義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跡遍天下之意謂之延冥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沸天萬乘動沸一作拂觀水百丈湫[趙]曰鮑明遠蕪城賦歌吹

沸天言其聲之多希曰言玄宗幸湯泉時觀此龍湫幽靈斯可怯幽靈一作靈湫王命
官屬休夢弼曰穆天子傳天子北至犬戎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官屬休初聞龍
用壯洙曰大壯九三小人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
雨秋夢弼曰謂窟宅因夜雨改而移也倒懸瑤池影趙曰此以狀湫之深廣險激公
詩又於過驪山之下曰瑤池氣鬱律夢弼曰言日照驪山影蘸靈湫也列子穆天子升崑崙之丘賓于西
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趙曰
滑且柔取周禮柔而滑翠旗澹偃蹇洙曰相如賦建翠華之旗註以翠羽為旗上葆也枚
乘七發旌旗偃蹇夢弼曰言旗影與水光相奪也雲車紛少留薛曰楚詞乘回風兮載雲
車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鄭曰泱烏朗切漭模朗切夢弼曰泱漭廣大貌
謝玄暉詩晨光復泱漭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洙曰吳都賦泉室潛織而

巻綃註云鮫人織輕綃於泉室以賣之【夢溪】曰曾重也祝史也詩宗祝致告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南面曽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天子遊于文山文山之人獻犓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註云似犛牛也此言玄宗幸温泉至靈湫駐車祭龍鮫人獻綃以為幣曽祝沉牛以為牲也

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泰】曰陂陀二字見子虛賦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陂音婆【師古】曰音普何反出見盖有由【魯】曰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屬天上如月迹而䟫之有一金蜻蝦蟆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遣一作肯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黄虬一作龍與虬【夢溪】曰虬音求龍之無角者當盛明之世天子在上百妖為之奔遁何以蝦蟆得為之殃也甫既述温泉之幸次叙遊潭祭龍終寓意於禄山之亂蓋傷楊貴妃養禄山為義子私通之每年幸湯泉為禄山作生日以金盆盛湯禄山裸浴其中貴妃佯為慶誕之辰百端取樂明皇全不悟按唐史禄山為范陽節度與楊國忠争權國忠表禄山必叛玄宗不信國忠謂帝幸温泉遣人召禄山禄

山必不來以此驗之帝如其言使者至范陽祿山曰此必國忠為帝謀召我疑我我不赴今奔天子命則國忠之謀不攻自破後祿山至溫泉玄宗視祿山面大喜國忠諫帝命壯士縛之不然必反帝既不疑祿山貴妃復寵愛之豈肯從其言而收縛之謁帝罷辭日歸范陽帝贈勞愈厚遣歸鎮祿山既脫禍騎驟馬一日一夜揮鞭疾驅行七百里至范陽復反坡陁高大之貌祿山腹大而張每行使人挽之乃動及作胡旋舞其疾如風故譬之金蝦蟆金乃西方祿山胡人故云金蝦蟆至尊指玄宗也王母指貴妃也明皇為貴妃製羽衣霓裳以象西王母之會肅宗為太子時嘗諫玄宗云祿山有龍相必反宜早除之玄宗曰乃猪龍也虛無底謂范陽也祿山反僞即帝位妄自尊大故云金蝦蟆然謁見溫泉者蓋亦有由謂帝驗國忠之言以卜其來與不來故曰出見蓋有由及祿山至玄宗乃歡喜而大笑雖國忠諫命壯士收縛之貴妃決不肯也續遺歸范陽祿山遂反豈非復歸虛無底而化作長黃虬乎甫恨不從國忠之言是使祿山得以化龍而符太子之諍也【澤堂】曰指祿山入朝歸鎮事奇而隱

飄飄青瑣郎【溧】曰漢制有給

事中黃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 文采珊瑚鉤 【趙】曰以明潤如玉故比人

之文采也珊瑚鉤出纂典記載嵩嶽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請王母以珊瑚鉤擊杯而歌【師】曰郭給事能為

文章如珊瑚之可貴 浩歌緑水曲清絕聽者愁 【洙】曰馬季良長笛賦中取度於

白雪緑水註二曲名【師】曰緑水即伯牙高山流水之音後世製為法曲名曰緑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

聽者愁莫能及也【澤堂】曰末句徵露題旨悲慨之意現於言外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鮑】曰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

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意【鶴】曰橋陵在奉先西北三十里

先帝昔晏駕 【洙】曰漢天文志宮車晏駕註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允臣子

之心猶謂宮駕晚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玆山朝百靈 【趙】曰陸機作吳大帝誄有云幽

驅百靈【夢弼】曰慈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 崇岡擁象

設【夢弼】曰象設謂左右之山象青龍白虎之類也楚辭招魂象設君室靜閒安些【澤堂】曰象設即羊虎之屬沃野開天庭【洙】曰張平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即事壯重險【洙】曰易習坎重險也論功超五丁【鶴】曰寰宇記云蜀王開明下五葉有開明尚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賦嶠陵故云【夢弼】曰今論其築陵之功超過五丁也坡陁因厚地一作坡陁用厚力【夢弼】曰坡陁高大貌【夢弼】却略羅峻屏【夢弼】曰却略森列也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露一作霧【夢弼】曰謂秋祭時也玉殿莓苔青【夢弼】曰謂春祭時也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夢弼】曰謂宮女祠官各勤其職而處於從事以象生時也空梁簇畫戟【夢弼】曰謂列戟以森衛也陰井敲銅瓶【夢弼】曰謂汲井以供祭也中使日夜繼一作日繼夜一作日相繼【希】日自唐以來內官謂之中使惟王心不寧【夢弼】

曰王謂玄宗也詩王心載寧

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趙】曰禮記備物之享又視於無形

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洙】曰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澤堂】曰唐宗老氏故云

瑞芝產廟柱【洙】曰唐書肅宗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靈芝詩【趙】曰自是橋陵廟中柱耳舊註非是

好鳥鳴巖扃鳴一作巢一作宿

高嶽前嵂崒洪河左瀠濴【夢弼】曰嵂呂卹切崒昨沒切山高貌謂華山也瀠烏定切濴于扃切小水貌謂黃河也【趙】曰高嶽指嵩山也洪河指言橋陵之左是洪河所過也

金城蓄峻趾【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墉之趾以益其高也【鶴】曰金城京兆蜀縣華州亦有金城宮此與橋陵近

沙苑交迴汀【鶴】曰沙苑一名沙阜在馮翊縣南十二里寰宇記云沙苑古城在朝邑縣南十七里

永與奧區固【洙】曰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

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

仍隷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縣舊註引崑崙東有臺赤縣非是寶應二年又置玄宗泰陵於縣東北

榭爭岧嶤【夢弼】曰岧嶤高也 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 真一作宜【夢弼】曰官屬指赤縣內諸官其才德名聲稱其職 王劉美竹潤【洙】曰晉江淹竹賦有嘉生之美竹翁幽液以潤本【夢弼】曰喻其有節操也 裴李出蘭香【洙】曰蘭香草也【夢弼】曰喻其有聲譽 鄭氏才振古【洙】曰詩振古如茲註振自也【夢弼】曰謂其才之多也 啖侯筆不停【杜】無味【鶴】曰啖杜覽切【洙】曰王劉裴李鄭啖皆當時赤縣官也 遣辭必中律【夢弼】曰中丁中切當也謂其發言合法度也 利物常發硎【夢弼】曰硎奚經切砥石也謂其制物有剸裁也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夢弼】曰綺繡喻其文華也 琳琅愈青熒 愈一作逾【洙】曰書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西都賦琳珉青熒【夢弼】曰琳琅喻其溫粹也 側聞魯恭化【洙】曰魯恭為中

年令專以德化為理【夢弼】曰以曾恭義赤縣令善政也 秉德崔瑗銘 【洙】曰後漢崔瑗高於
文辭令座右銘傳於世【夢弼】曰以崔瑗美赤縣官之處已也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
鶴翎 【夢弼】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詣臺朝帝容令太史伺望之言有雙鳧飛来乃舉
羅得雙鳥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晋也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余謂王
劉裴李鄭氏咲侯皆縣内官有仙骨殆非凢俗之流皆羡之之辭 朝儀限霄漢 【夢弼】曰此下甫自述
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拾遺貶為華州司功故不得與朝會之儀如限隔霄漢也 客思迴林
坰 【夢弼】曰坰音扃林外也【□】曰儀隔霄漢思歸林坰 轗軻辭下杜 【夢弼】曰轗音坎軻音
可車行不平也一日不得志或作埳軻下杜在長安今之杜城也 飄颻淩濁涇 【□】曰唐志
關内大川涇渭公自杜陵往奉先故度涇水【□】曰涇水本濁而後人襲舛多以為涇清詩去涇以渭濁【□】
【□】曰凌陳作陵陵乘也 諸生舊短褐 短一作裋 旅泛一浮萍 【□】曰若以[illegible]

猝為對作短褐亦是**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朱】曰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夢得】曰主人指縣内官欲求其見念也

廨宇容秋螢【夢得】曰廨宇官舍也以官舍館甫腐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自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賤之而見容也

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夢得】曰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樂為之苟能擺脫俗累優游於江湖之上乃甫性之所樂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鶴】曰按公秋述云秋杜子卧病長安旅況多雨當時車馬之客雨不來當是天寶十三年與賤子貧賤酷見凍餒之句合耳

麟角鳳觜世莫識識一作辨【夢得】曰麟鳳治世之祥喻王倚生非其時故世人莫識之

也煎膠續弦奇自見【夢弼】曰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奇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之巧其奇自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煮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天上鳳凰誰得髓世間那有續弦膠

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illegible]】謂我看王生如麟如鳳生又羨我初讀再讀皆不可曉

且遇王生慰疇昔【希】曰檀弓疇昔之夜【澤堂】曰承上起下只看且字

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澤堂】曰沈淹也

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希】曰周禮疾醫皆有癘疾又云秋時有瘧寒疾

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夢弼】曰胝丁泥切皮厚也【澤堂】曰久坐故成胝也

肉黃皮皺命如綫【鶴】曰綫與線同【補註】皺側救切皵也又眉

攢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夢弼曰粳古行切養生要集粳稻屬也喚婦出房親自饌澤堂曰舊評此句甚好蓋三句一意力貪意勤物薄情重正如是耳長安冬菹酸且綠夢弼曰菹側魚切說文酢菜也金城土酥淨如練鶴曰金城京兆府屬縣土酥秦地所出夢弼曰酥音蘇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澤堂曰菹酸則黃爛而此綠而酸為佳味土酥必敗而如練亦佳兼求

畜豕且割鮮夢弼曰畜豕一作富豪非是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趙曰老杜身在秦州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非肴膳之美而何密沽斗酒諧終宴夢弼曰言王生禮意無盡也曹植詩終宴不知疲澤堂曰諧遂也故人情味晚誰似味一作義澤堂曰情味是結句字令我手腳輕欲旋旋一作漩夢趙曰旋辭戀切甫當晚年窮困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疎棄誰有情味之厚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歡喜而手腳輕欲旋

詆

舞也**老馬爲駒搖不虛**批他讀不得詩別謂老馬反如駒之健喫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夢弼曰詩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總不虛也**當時得意況深眷**澤堂曰老馬爲駒之說眞不虛既醉飽得意又荷深眷非有愧於食人者**但使殘年飽喫飯**夢弼曰飯去聲餐也**只願無事長相見**批此等創造亦合自然情懷傾寫正欲如此非俳也師曰甫傷年老時輩所忽既傷交態刻薄末章遂羨王生無事與長相見也澤堂曰亦見王生無他可取其不輕許人又如此〇淮陰城下意

沙苑行

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苑監掌牧養此詩當是天寶十三載羣牧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時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夢弼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昔爲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縣以其水

白因以名之白沙即沙苑也如至也自沙苑至白土百有餘里以墻圍繞牧馬監于此以養羣馬也繚垣

絞切繞也龍媒昔時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宋曰前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苑中

騋牝三千匹宋曰詩騋牝三千毛氏註馬七尺曰騋騋馬牝馬也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云春秋左氏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爲匹與馬之相匹耳豐草青青

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夢弼曰食音嗣飼也趙曰寒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草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西域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每歲攻駒冠邉

鄙攻一作牧宋曰周禮夏官廋人掌攻駒註攻駒乘其踶齧者閑之王有虎臣司苑

門入門天厩皆雲屯宋曰詩矯矯虎臣陸機詩胡馬如雲屯言馬之多也驌驦

一骨獨當御鄭曰驌息逐切驦色莊切洙曰左傳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馬融

曰驌驦鳥也馬似之春秋二時歸至尊【趙】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驌驦一種之

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

存【朱】曰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趙】曰言櫪中坰外

空大存之而不如驌驦之駿異也逸羣絕足信殊傑【朱】曰魏文帝與孫權馬書曰此

馬善中國雖饒馬其如此絕足亦小倜儻權奇難具論【鄭】曰倜他歷切儻他郎切不羈

也【朱】曰顏延年賦雄志倜儻精權奇纍纍塠阜藏奔突【夢弼】曰塠都回切塠阜言苑中

之山塢可以藏馬之奔突也徃徃坡陁縱超越【趙】賦沙苑至此方有趣【夢弼】曰坡陁

言苑中之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也角壯翻同麋鹿遊【朱】曰顏延年賦分馳迴場角壯

永埒【夢弼】曰言馬之角鬬其壯可與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險也浮深簸蕩黿鼉窟

【批】兩語奇【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水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

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批 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往往與龍交也鮮者失之豪氣勸捷又勝寶劒篇語 夢弼 曰馬與魚龍異物而同精氣雖未能成龍亦有神靈所憑故也 澤堂 曰別事寓感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公自註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 鶴 曰哥舒翰天寶十四載春入朝道遇風疾留京師勒都尉蔡希魯先歸隴右故詩以送之

蔡子勇成癖 夢弼 曰癖謂好著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之義也 彎弓西射胡 鄭 曰射食亦反 健兒寧鬭死壯士恥為儒 夢弼 曰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大劒何用毛椎子是也 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洙 曰挑徒了切挑戰挑之使戰如左氏之致師也 澤堂 曰材必為挑戰之用 身輕一鳥過 批 非鬭字

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洙曰言輕健如飛鳥也參曰歐公詩話云初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
至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
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槍急萬人呼

鶴曰槍急謂用槍之
急使萬人為驚呼也玄宗實錄翰為河西衙前持吐蕃大冠邊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此用其事

雲幕隨開府

夢弼曰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之垂也開府指哥舒翰也澤堂曰此與赤壁浮
春暮同句法

春城赴上都

赴一作入趙曰此言哥舒之入奏也鶴曰古詩號國都多曰上
都澤堂曰言蔡子入朝非指哥舒

馬頭金匼匝

夢弼曰匼口荅切匝作荅切謂金絡頭也
古樂府黃金絡馬頭能照白苧歌彫屛匼匝組帳舒

駝背錦模糊

趙曰駝之背負物而以錦
帕蒙之此謂模糊澤堂曰錦模糊疑是帕之別名

咫尺雪山路

雪一作雲洙曰郭義恭廣
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八寸曰咫

歸飛西海隅

西一作青趙曰謂希魯先

蕭

勅還隴右也言視雪山路如咫尺不以為遠故歸飛西海隅也 [澤堂]曰既入朝畢事還歸 上公猶寵錫突將且前驅 [趙]曰上公指哥舒翰猶有錫命未已固當少留則蔡子突將當往為前驅以先歸也 [鶴]曰漢平帝始置太師太傅太保東漢以後常曰上公突將猶飛將驍將謂能馳突亦突騎之義 漢使黃河遠 [洙]曰漢使張騫窮河源 [夢弼]曰此以翰喻張騫也翰時為河西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 涼州白麥枯 [夢弼]曰此公紀其地又紀其時也隴西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蓋土地所宜者也 囙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夢弼]曰時哥舒翰節鎮涼州送幕士蔡子先歸歸期正值白麥方熟甫曰問高適消息適時隨翰為掌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好在乃問之辭也 [洙]曰王粲傳陳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為屈

贈田九判官梁丘 [鶴]曰梁丘為哥舒翰府判官天寶十四載春從翰入朝

崆峒使節上青霄 [趙]曰使節指哥舒翰上青霄謂入朝見天子也謂領土蕃降王以朝

也
河隴降王款聖朝【趙】曰此詩乃哥舒翰獻捷之事降王謂吐蕃納款也宛馬
總肥春首蓿【洙】曰大宛馬嗜首蓿草【夢弼】曰此言得吐蕃之馬大宛最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無不善者
將軍只數漢嫖姚漢一作霍【趙】曰昔言哥舒也【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為
嫖姚挍尉邵氏聞見録子美詩霍嫖姚對春首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遐之云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有
以也夫又去子美以鄭季對文章春首蓿對霍嫖姚或以為病惟知詩者能辨之陳留阮瑀
誰爭長【洙】曰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與陳留阮瑀相友善太祖辟為軍謀祭酒【趙】
曰以此田九也京兆田郎早見招【夢弼】曰田鳳為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
堂堂乎京兆田郎也【趙】曰又以此田九也【澤堂】曰姓料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趙】曰此言主將麾下賴田君之才與諸後並入可獨能無意而甘心於漁樵乎
【夢弼】曰甫冀田判官有以薦之也【澤堂】曰亦倚崆峒之意

陪李金吾花下飲〔鶴〕曰當在長安作金吾李嗣業也天寶十四載春

勝地初相引〔夢弼〕曰世說任誕篇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澤堂〕曰見其輕而吹之隨意數花鬚〔批〕取其不經意即事描寫如拂石吹絮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興〔夢弼〕曰言遲留飲於花下而數其鬚蘂也細草稱偏坐〔夢弼〕曰亦飲酒闌珊而偏坐於細草之上不思起也香醪懶再沽〔澤堂〕曰不欲主人再沽也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宋〕曰漢制金吾將軍主徵巡京師〔夢弼〕曰酒懶再沽恐飲而醉歸晚而犯金吾夜禁之令此所以藏金吾也

醉歌行〔公自注〕從姪勤落第歸作此别之〔鶴〕曰當是天寶十四載春在長安作

陸機二十作文賦〔宋〕曰陸機字士衡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綸〕曰劉歆傳贊綴文之士總角草書又神速〔夢弼〕曰詩總角丱兮毛傳總角聚兩髦也〔趙〕曰

草書以遲為工所謂匆匆不及草書是也以速為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擇堂】曰奇健稱意俗問相訟故遂為賤語

世上兒子徒紛紛。騂騮作駒已汗血【夢術】曰喻勤少俊也

鷙鳥舉翮連青雲【夢術】曰鷙指利切擊鳥也喻勤預薦書也

詞源倒流三峽水【[illegible]可】曰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渴源謂詞源壯健可以衝激三峽之水使之倒流也

筆陣獨掃千人軍【偕可】曰王羲之筆陣圖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謂用筆之快利也

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沫】曰前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鄭玄】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夢術】曰對有中否取譬於射也

舊穿楊葉真自知【沫】曰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夢術】曰學貴乎自信勤之才藝有必取之理如養由基射楊葉有必中之

青

妙暫蹶霜蹄未爲失 夢弼曰良馬有千里之才雖暫顛蹶亦未爲失喻勤雖暫淹留何足爲辱乎

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 趙曰上句言科舉一日之長搴擢英秀亦偶爾非難取也而從姪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擊風雲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譏誚也

汝身已見唾成珠 夢弼曰蔡從姪開口成文如珠宅日必貴也

汝伯何由髮如漆 術曰甫恨年老頭白無由再黑如傷不及見勤之富貴

春光淡沲秦東亭 鶴曰沲徒可切 師曰淡沲即淡蕩也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夢弼曰淡沲一作潭沲水貌富嘉謨明水篇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沲度千門

渚蒲牙白水荇青 希曰說文蒲水草也 夢弼曰荇梗猛切接余也蒲纔有芽而白荇在水而青指東亭之景物得其性也離別之苦曾物之不如也

風吹客衣日杲杲 洙曰詩杲杲出日

樹攪離思花冥冥 希曰楚辭林深杳以冥冥註草木茂盛也

酒盡

沙頭雙玉瓶衆客已醉我獨醒已一作皆乃知貧賤別更苦呑聲躑躅涕泣零泣一作洟【批】人有此情寫得不濃至而止【脩】曰呑聲言哽咽聲不能達躑躅行不進貌在臯曰涕在眼曰洟【澤堂】曰杜歌行多横竪說来此作是直下鋪叙韓退之長篇亦是直叙但有篇而無句此作句句奇麗所以後人不及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蘇源明【鶴】曰按唐史源明以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天寶十三載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作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趙】曰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illegible]引杜甫詩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則知公之作真詩史

矣希曰吳隱之爲度支尙書以竹篷爲屛風坐無氊席

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與一作乞師曰虔始爲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譴恬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僞署後竄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鶴曰天寶十四載長安作許十當是居五臺學佛者

許生五臺賓

鄭曰五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五巒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都也

業白出石壁

趙曰此言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義業爲白惡業爲黑達磨嘗曰當勤修白業

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公方與許生共學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字出

佛書其語曰貪著禪味是菩薩縛縛禪則不能解也 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

夢弼曰子指許生也此言有何因階得許子垂慈悲方便法門以爲之匹敵也佛經善巧方便 離索

晩相逢 夢弼曰離去聲去也索悉各反散也 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包蒙

欣有擊 夢弼曰易蒙卦九二包蒙上九擊蒙 誦詩渾遊衍 渾一作混 夢 趙曰甫自言

我離群索居久矣無師友相漸磨今日相逢恨得之晩賴許生包蒙蒙昧有所叩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

詩深有開發游行者博贍之義也 四座皆辟易 夢弼曰辟與避同違也易夷益切改也辟

易者驚懼退却之義也 洙曰項羽傳項羽瞋目叱赤泉侯人馬俱辟易數里 澤堂曰辟易字太猛 應

手看插鈎 夢弼曰插丁果之累之腄三切打鍜也莊子天道篇輪扁斲輪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北遊篇大馬之插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譬許生能詩得於心而應於口

了無差失也 清心聽鳴鏑 批清心語好 鄭曰鏑丁歷切[illegible]鋒也 洙曰前漢匈奴傳冒頓[illegible]

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應劭曰髇箭也〔夢弼〕曰甫謂許生誦詩已專心致意聽之如三軍聽鳴鏑然也

精微穿溟涬〔洙〕曰溟亡頂切涬户頂切又音幸〔夢弼〕曰溟涬謂鴻濛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鴻濛之氣相為之貫穿也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溟涬

飛動摧霹靂〔師〕曰霹靂雷霆之威謂詩思飄然飛動雖霹靂之威亦為摧沮〔澤堂〕曰二句亦自道飛動尤自喜語

陶謝不枝梧〔洙〕曰陶潛謝玄暉靈運惠運之徒也項籍傳諸將讋服莫敢枝梧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斜柱是也

風騷共推激〔夢弼〕曰推激言賞之也〔澤堂〕曰風歎人騷人共為推激

紫鸞自超詣〔洙〕曰紫鸞當作紫燕字之誤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其第五馬名紫燕

翠駮誰剪剔〔批〕皆極形容〔洙〕曰爾雅駮如馬巨牙食虎豹管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曰意者君乘駮馬公曰然仲曰駮馬食虎豹故疑焉〔澤堂〕曰翠駮天才不得剪剔皆美許之語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趙〕曰寥闃寂靜之義

夢弼曰言許生如紫鷰超然遠到甫如羣駿伎誰剪其鬣剔其蹄乃有望於許生之拂拭也然許生詩有深意惜乎當世莫能知之盖世人蒙昧如夜之寥闃誰辨黑白

夏日李公見訪 公自註李時為太子家令 鶴曰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在天寶十四載作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 補註貧者所居似類於荒村塢障 僻近城南樓 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 補註雖其地僻陋而近於城南之樓 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鄭曰不方鳩切 牆頭過濁醪 批實事宅人以為不足寫 夢弼曰言其朴真也 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 批自得適然 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鬭葉密鳴蟬稠 夢弼曰稠直由切說文多也 苦遭此物聒孰語吾

廬幽語一作謂水花晚色靜一作淨洙曰古今註蓮花亦名水花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楊曰荷花潔靜猶清人之神思只恐樂有餘而杯不足無以延客之歡故云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鶴曰鄠縣屬京兆夏之有扈國也陂在其境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

應為西陂好夢弼曰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金錢罄一飧飯抄雲子白批雲子終不可鮮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趙曰言主人苦相勸酒無計避之耳翠堂曰船中避酒尤妨主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夢弼曰琅玕喻主人投我爛熳之情意厚而且重故我作此篇什以報之也

九日曲江 [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年

綴席茱萸好 [洙]曰風土記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邪惡 浮舟菡萏衰 [洙]曰蓮莖為茄葉為荷花為菡萏實為蓮根為藕 季秋時欲半 一作百年秋已半 [澤堂]曰季秋之半非九日况又鈍語 九日意無悲江水清源曲 [趙]曰西京雜記以水源屈曲故謂之曲江 荊門此路疑 [洙]曰桓溫以九日宴從事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荊門外 [師]曰甫云此路疑其風景與曲江相若也 晩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師]曰搖蕩猶云飄蕩恐復飄蕩不得與菊花相期也 [趙]曰此言是日之晩在曲江賞翫之興已盡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高興盡乃子猷興盡而返之義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夢弼]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作按是月安祿山反於范陽甫時妻子留奉先故甫往省家焉奉先盖唐之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

改為奉先縣以奉睿宗橋陵也鶴曰今考詩中不及祿山之事豈非祿山反書未至時賦此唐史拾遺云祿山反書未聞公已潛讖句或是澤堂曰天寶十四年十月明皇幸驪山十一月祿山反書聞是時朝野皆知祿山反故有避亂者此時反書尚未聞外也

杜陵有布衣參衍曰杜陵公所居地也老大意轉拙澤堂曰意拙二字是通篇眼目愚字濩落字契闊字皆從拙字来又以一進一退為起伏憂世者進取之意江海者是退適之志許身一何愚澤堂曰進也揚也竊比稷與契補註朱子曰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居然成濩落朱曰莊子逍遙遊篇瓠落無所容陸德明音義瓠戶郭切司馬音護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澤堂曰退也抑也白首甘契闊甘一作苦朱曰詩死生契闊毛氏曰契闊勤苦也蓋棺事則已太臨曰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澤堂曰進也揚也此志常覬豁參衍曰覬几利切幸也澤堂曰幸其通達也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腸一作腹夢弼曰莊子人間世葉公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歟澤堂曰只為憂民內熱非為不得於上而然此便是稷契自任底意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希曰楚辭少司命浩歌晃兮激烈夢弼曰甫志在君民而同學之人反輕笑之甫此懷無所寫形於浩歌愈自激昂其義烈而已非無江海志朱曰莊子身居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澤堂曰退瀟灑送日月送一作送澤堂曰抑而又揚生逢堯舜君舜一作為澤堂曰進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澤堂曰退也抑也搆厦豈云缺朱曰叔孫通傳賛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葵藿傾太陽補註葵有紫莖白莖二種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也藿豆葉又香草澤堂曰進也揚也物性固莫奪莫一作難甫抱葵藿之誠向慕於君其性自然不可得而移奪也顧惟螻蟻輩澤堂曰退也抑也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

輒擬偃溟渤夢弼曰螻蟻物之微者甫自喻以茲悟生理澤堂曰退獨恥

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澤堂曰進

未能易其節夢弼曰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

父曰汝非友也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澤堂曰揚而又抑沉飲聊自遣遣一作適洙曰顏延

年詩鞠精日沉飲澤堂曰退中有進意放歌頗愁絕澤堂曰進退出處皆不適志只得飲

酒放歌以紓悲愁此詠懷之所以作也以下進底意歲暮百草零夢弼曰謂十一月赴奉先

縣時也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洙曰易何天之衢亨鮑明遠賦歲崢嶸而

催暮夢弼曰謂欲雪之天也澤堂曰陰字自有意客子中夜發夢弼曰客子甫自謂自京

發程也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得一作能澤堂曰苦寒如此便是凍死骨

假氣可哀凌晨過驪山夢弼曰三秦記驪山西北有溫泉之水入浴可以愈疾貞觀十八年

營建御湯名湯泉宮咸亨二年名温泉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御榻在嵽嵲**鶴日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温泉故云御榻在嵽嵲也夢弼日嵽徒結切嵲倪結切山貌言見明皇御幸温泉宮之榻其高若山也按唐史拾遺帝每年以十月遊幸驪山勞民動衆天下苦之是以祿山乘隙而反是時天變見于上帝莫省悟故甫於詩中極言之後世號為詩史皆紀其實事也**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鄭日蹴七六切蹋也洙日史黄帝殺蚩尤於涿鹿後冢上常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呼為蚩尤旗又星名趙日蚩尤乗輿前之旗也塞寒空而蹴踏崖谷言其多也**導瑤池氣鬱律**夢弼日謂玄宗與貴妃會于温泉也洙日穆天子傳觴王母于瑤池之上**羽林相摩戛**趙日羽林扈駕之軍也**君臣留歡娛**君臣一作聖君**樂動殷樛嵑**修可日當作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曾日甘泉賦其相膠轕蓋亂貌趙日殷讀從殷其雷之殷樂聲之喧殷聞於温湯與山嵑也**賜浴皆長纓**夢弼日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從臣浴韓子

期门羽林之士 註期门武帝与
北地良家子弟期諸殿门故
有期门之號掌宿衛侍從
後改名虎賁
羽林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
林喻若林木羽喻鷙鳥擊
之意故以名武官言其如羽之
疾如林之多

鄭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與宴非短褐宴一作謀形庭所分帛【趙】曰形庭天子之庭以丹飾之也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撻一作箠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實一作願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宋】曰詩濟濟多士語使民戰慄【夢弼】曰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宴羣臣嘉賓實幣帛于筐篚蓋聖人之恩非苟務為濫賞實欲忠臣得盡其心存活邦國之民而已今玄宗使聚斂之臣鞭撻誅求分賜無功是棄此筐篚之恩也多士盈庭無敢以此諫君惟仁者測其有變所以為國家戰慄也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宋】曰內金盤尚方器用也衛霍室勳臣家也【趙】曰衛霍皆以后戚而貴蓋以比楊國忠輩【澤堂】曰一節深一節中堂有神仙有一作舞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煖客一作煗家【宋】曰魏書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故天下為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

霜橙壓香橘【趙】雜見風味【洙】曰橙出穰縣者勝蜀有給客橙似橘而黃若柚而香朱門

酒肉臭肉一作角路有凍死骨【洙】曰孟子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洙】曰官渡地名【補注】【趙】曰涇渭二河官所置渡也【澤堂】曰又有水災可憂也羣水從西下

極目高崒兀水一作冰【夢弼】曰崒蔵没切崒兀高峻貌疑是崆峒來恐觸

天柱折【洙】曰列子湯問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夢弼】曰甫過驪山邅邐北轅趍就涇渭循涇渭抵官渡又改轍西南鄉始達奉先縣忽見羣水西下初疑是吐蕃從崆峒來始恐天柱為之折傾是月祿山果叛守官之民為之敗走也吐蕃入冦常從崆峒山下來故集有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是也【補注】【趙】曰北轅就涇渭則因經度涇渭見以氷之崒屼其狀如崆峒山之流來崆峒固不能水而山蓋有飛走徙移則有來之理矣既氷為崆峒山之來則又可寓言其觸天柱矣

此詩入張大之勢也河梁幸未折夢窗曰古詩携手上河梁枝撐聲窸窣夢窗

曰窸息七切窣蘇骨切窸窣聲不安也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不一作且

老妻既°異縣既一作託沐曰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澤堂曰既字是追敘法十

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夢窗

曰號胡刀切咷徒刀切沐曰易同人卦先號咷而後笑幼子飢已卒飢一作饑吾寧

捨一哀里巷猶嗚咽夢窗曰蔡琰詩行路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

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一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未字一作

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也澤堂曰是年秋霖害稼故云秋

未登也秋禾登是急句撲退之文詩所當引解杜詩常失之曲貧窶有倉卒卒一作猝夢窗

曰甫傷為父之道不能贍給諸子以致夭折尚且有媿況為天下父母者乎詩終窶且貧趙曰此六韻蓋

敘還家所遭之故念生理之艱也【澤堂】曰詩意既以爲人父致夭折傷刺入骨而又自觧云不謂秋禾登而不及來故倉卒致賣也

生常、免、租、稅、常一作當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猶一作獨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途、一作徒因。念。遠、戍、卒、【補注】【趙】曰此三韻推己念物之懷

憂、端、齊、終、南、齊一作際澒、洞、不、可、掇、【夢弼】曰澒胡孔切掇都活切拾也【趙】曰淮南子曰未有天地鴻濛澒洞莫知其門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其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减征賦寄柏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茅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澤堂】曰起句以下十韻或抑或揚欲忿世而終不能忿故有過驪山之感以及水患家累租稅戍卒種種皆有結之曰憂端齊終南以繳窮年憂黎元之句

牢騷心曲
千古如見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三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四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鶴曰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還京時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 洙曰史記鄒衍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希曰按唐地理志註奉先次赤故蒲城縣開元四年更名隷京兆劉為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為障故曰掃却赤縣圖 澤堂曰句句着畫意此甚難與嚴中丞圖意同 乘興遣畫滄洲趣 夢弼曰地理志滄洲乃景城郡漢置勃海郡唐為滄洲滄洲圖乃畫滄海也 趙曰劉少府善畫杜公聞其掃赤縣圖乘興更遣作滄洲之幽趣也 洙曰謝玄暉詩既懽懷祿情復攄滄洲趣 澤堂曰遣使也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趙曰左太冲賦云唯毫素之所擬 夢弼曰毫筆也素縑也 豈但祁岳與鄭虔 洙曰祁岳鄭虔當世善畫者 筆跡遠過楊契丹 夢弼曰言劉之

筆跡過於揚則祁鄭不足道也揚素在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示宮闕衣冠人物車馬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澤堂〕曰拗句法

得非玄圃裂。〔朱〕曰玄圃在崑崙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無乃瀟湘翻。**〔朱〕曰瀟湘二水名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夢弼〕曰姥莫補切〔黃〕曰吳越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月則聞簫鼓之聲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趙〕曰本朝錢希白洞微志云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野亭春還雜花遠〔朱〕曰丘希範書雜花生樹〔夢弼〕曰遠謂久也

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夢弼〕曰滄浪水名

欹岸側島秋。毫。末。〔朱〕曰孟子明察秋毫之末〔夢弼〕曰毫末謂筆端也

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

活。〔夢弼〕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離騷遠游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劉侯天機精〔夢弼〕曰莊子大宗師篇嗜欲深者天機淺愛畫入骨髓〔十朋〕曰徐邈云吾見王貴畫入骨髓恨吾學不到奇妙處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夢弼〕曰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禰衡唯善孔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若耶溪〔朱〕曰越溪也雲門寺〔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夢弼〕曰西征賦奮迅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批〕情景玄淡脫活自在〔夢弼〕曰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勝境甫自傷汩沒塵泥未能脫以游覽也〔補註〕詩人玉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烟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

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絶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天育驃騎歌【宋】曰天育馬廐名驃匹妙切【韻會】曰驃馬色天育是馬名如飛霞驃之類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批】便自跡鹵【趙】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蓋所謂八駿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子之馬乎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貌朔風起即北風取其寒馬之良者不怕寒嘶風踏雪愈有精神毛爲綠縹兩耳黃【鄭】曰縹青黃色也眼有紫焰雙瞳方【宋】曰史周穆王得綠耳之駟相馬經曰馬眼欲紫艷光口中欲赤色矯矯

龍性合變化蹻蹻一作矯然矯矯龍性一作矯龍性逸【朱】曰崧高詩四牡蹻蹻顏延年賦龍性誰能馴馬八尺以上為龍卓立天骨森開張【師】曰馬有龍性[illegible]天骨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開張壯大之貌【修可】曰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踈朗言人而公借用耳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峻考一作監又作老【趙】曰按張說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度人掌牧馬遂令大奴字天育【趙】字即養也【趙】曰大奴王毛仲也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没為官奴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厩所謂天育乃厩名也別養驥子憐神俊【朱】曰宋顏延年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批】如蒂二句【鶴】曰馬之蕃盛蓋以毛仲舉職所致其曰四十萬者舉其成數而言之耳【夢弼】曰莊子臣之子皆下材也

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夢弼曰故景順畫其形狀以傳于世然此馬已化何由騁其才蓋傷當世之乏才也澤堂曰轉換慷慨方是實語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朱曰騕於皎切褭奴了切漢書音義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驊騮色如華而赤古之駿馬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萬里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歐曰孟子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鬻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眎之回而睨之明日其價三倍趙曰公因題畫已死之驃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才而不遇知已以死為可嗟矣澤堂曰只得尾二句

驄馬行公自註太常梁卿勑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鶴曰天寶十四載作

鄧公馬癖人共知朱曰晉杜預為春秋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預嘗稱濟有馬癖

趙曰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馬癖譏之也初得花驄

大宛種洙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希曰太宗嘗所乘馬有名玉花驄者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

皆竦雄姿逸態何嶒崒洙曰嶒自秋切崒昨沒切西都賦巖峻嶒崒顧影

驕嘶自矜寵趙曰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使自矜寵也夢弼曰顧影謂無儔匠也相馬經馬有眄影而視者張華馬賦顧影自媚

隅目青熒夾鏡懸趙曰西京賦隅目高眶註隅目謂目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

肉騣碨礧連錢動夢弼曰碨烏罪切礧力罪切石貌肉騣者肉突起碨礧然也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唐開元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騣獜臆東坡志林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倒傾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

千金滿高價 洙曰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又漢使壯士持千金請宛善馬 赤汗微
生白雪毛 洙曰東觀漢紀曰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 銀
鞍却覆香羅帕 批無緊要有風味 卿家舊物公能取 一作有之 天
厩真龍此其亞 洙曰周禮九馬八尺以上爲龍趙曰天厩真龍乃天子所御之馬也非天
子所賜不得已有之 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 夕一作朝
夢弼曰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 吾聞良驥
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
駿俱先鳴 洙曰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澤堂曰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之句同此
筆力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洙曰春秋考異記曰地生
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可曰有雲霧而降精此所以謂神異夢弼曰造次謂淺近也

蕭

俗淺近安有此馬雲霧冥晦月精始降而生是馬澤堂曰方當作房近聞下詔喧都邑

肯使騏驎地上行肯使一作知有趙曰將下詔取之為天子之御矣希曰末章歸功子鄭公以此馬喻鄭公非塵世所能容其恐天詔一下登踏帝庭矣

官定後戲贈公自註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鶴曰按公天寶十載獻賦上令待詔集賢院試文章十三年再進封西嶽賦表尚云一匹夫則其時未得官改衛率府參軍乃在四年

不作西河尉淒涼為折腰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洙曰老夫自言也謂州縣有趨走之勞故怕之率府閑曹得自肆也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批風刺得體澤堂曰狂歌近罪幸以托於聖朝故也故山歸興盡回首

向風颯〔夢弼〕曰颯必要切回風也〔趙〕曰謂復微祿故無復動歸山之興但有臨風回首而已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鶴〕曰天寶十五載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杜〕笏能此起不患辭窮〔夢弼〕曰孟子萬章其交也以道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趙〕曰書正月上日註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夢弼〕曰思芳草歎無花可賞故繼有移遠梅之句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夢弼〕曰東南地暖梅花早開西北地寒故開晚是以思醉於梅花也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夢弼〕曰惡烏路切是時方討祿山急觴為緩憂心擣〔夢弼〕曰急觴者謂以烏羽致之酒上羽沉則罰以示其急飲甫以憂心如擣籍急觴能寬其憂也謝靈運詩急觴盪幽默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

稿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批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夢弼曰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俗為蜀人非也何劉沈謝力未工洙曰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眺也才兼鮑照愁絕倒夢弼曰鮑照字明遠善詩羨薛華善歌詩使五子見之當愁絕而倒之矣洙曰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洙曰少司命云樂莫樂方新相樂知萬事終傷不自保批可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洙曰左傳有酒如澠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批豪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洙曰白水屬馮翊郡

同州秦文公分清水為白水即漢彭衙鮑曰肅宗元年乃明皇天寶十五載也公年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氏為白水縣尉故遷白水有是詩

容從南縣來夢弼曰南縣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浩蕩無與適趙曰浩蕩悠遠不定止之貌如浩蕩乘滄溟之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鄭曰杪亡沼切木末也信宿游衍閒宋曰左傳再宿曰信鄭曰衍于綿切閒苦激切寂靜也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夢弼曰睨五計切況也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懷一作回一作適夢弼曰野雖曠遠而懷之若咫尺也澤堂曰懷抱也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夢弼曰主人指崔少府以此景贈甫登眺可以消遣愁寂也澤堂曰以義景贈我也危堦根青冥夢弼曰此言齋館之高據于青雲杳冥之際也曾冰生淅瀝夢弼曰言高而冷潤之氣襲人如冰也上有無

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一作意動靜隨所激鳥
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夢弼】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動靜言景物或動或靜者隨
所自擊而生如泉聲或聞或不聞心靜則有聞心動則無聲泉聲之有無不在於泉蓋因人之動靜如何
耳泉無情之物尚然況鳥有知一隱一見豈不隨人今聞其聲不見其身由懼彈射故也鳥尚然況人之
靈於物者其可不避讒搆而隱為吏乎【澤堂】曰憂世之難如此吏隱適情性之適一作通一作
道【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茲焉其窟宅【夢弼】曰自古有市隱有吏隱崔
少府避讒搆而隱於吏不以簿書獄訟之煩常欲樂適於性情故卜窟宅于此以為宴遊之地右皆序高
齋之趣也白水見舅氏【夢弼】曰舅氏指崔少府也諸翁乃仙伯【夢弼】曰伯長也
言崔氏為神仙之伯焉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
逍遙展良覿【洙】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雕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謂為雕胡

夢弼曰良覿良會也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夢弼曰龍無角曰蛟此以下寓意祿山之叛十丈蛟喻祿山也欲翻盤渦拆夢弼曰渦烏禾切渦坳也洙曰海賦盤渦谷轉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趙蛟拆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豈有解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洙曰殷於謹切夢弼曰空裏雷以喻祿山兵威之震時京師陷於祿山如盤渦為蛟所翻況兵威振赫所向皆摧如雷聲尋地脈而來也炯氛靄嶠岑氛一作氣嶠一作嶜夢弼曰嶠自秋切岑昨律切高峻貌擇堂曰氛妖氣也魍魎森慘戚夢弼曰言妖氣紛起而魍魎邪物皆附之而為亂崑崙崆峒顛回首如不隔如一作知擇堂曰兵氣慘澹如塞外也前軒頹反照頹一作推巉絕華嶽赤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蒲百里故華嶽見於前軒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夢弼曰相公指哥舒

翰也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鐵馬雲霧積（霧一作炯）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澤堂】曰至尊肝食胡不足平）

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袵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夢弼】曰人生哀樂相半天地之氣亦逆順相半臣之事君其理為順今祿山以臣叛君逆莫大焉玄宗開元以前民物阜康可謂享其逸樂矣天寶以後天下大亂其哀樂為如何【澤堂】曰一篇警策綰結上句言眼前哀樂相半不必言開元天寶如何也註說大槩是）

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澤堂】曰休明之時以備征狄可慨也）猛將紛塡委廟謀畜長策

東郊何時開（【夢弼】曰書費誓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帶甲且未釋（【夢弼】曰未得解甲也）

欲告清宴罷（又一作疲）難拒幽明迫（【王洙】曰易知幽明之故）三嘆酒食傍（【夢弼】曰左傳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何由似平昔（【趙】幽明迫）

酒食傍皆俚拙【夢弼】曰當兵革之除日夜憂迫於人何暇晏然為此宴會甫欲告罷清宴再三發歎何得似開元之間邪【澤堂】曰欲告罷此宴則又以死生迫前不得辭酒食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鶴】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夢弼】曰甫天寶十五載七月觀賊勢猖獗復自白水將適鄜州偶值水漲故作是詩寓意於賊勢衝突所嚮莫禦觀之者可以意會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鶴】曰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夢弼】曰言逃竄窮僻之地也火雲無時出無時出一作出無時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鄭】曰豗呼回切水相擊也蓊匌川氣黃【鄭】曰蓊烏孔切匌口荅切謂氣之蓊欝也【夢弼】曰匌匝也川氣黃謂水混濁泥滓也羣流會空曲【夢弼】曰言四方不逞之徒皆附賊為

亂而聚于西都也 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 夢弼曰踣蒲北切 恐泥

竄蛟龍 批致遠恐泥如此引綴可笑 夢弼曰喻君子奔竄避賊也 登危聚麋鹿 夢弼

曰喻小民携持老幼聚于原野也 枯查卷拔樹 夢弼曰查與槎同 礧磈共充

塞 鄭曰礧洛罪切磈口罪切不平也夢弼曰礧磈沙石也水勢飄蕩枯沙與沙石同其隘塞也 聲

吹鬼神下 趙曰聲吹言其聲之吼夢弼曰禄山之兵長驅而来逾年而陷二京其疾速如鬼神

之下也 勢閱人代速 批伏意不刻更高更險興寄浩無 夢弼曰唐諱世改作人京城人物

焚刼殆盡已非昔日繁庶觀其勢豈非人代變更若是之速耶陸機歎逝賦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

舊 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朱曰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薛曰爾雅江河

淮濟是為四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趙曰公詩作於離亂之中意在衆所歸往以尊王也 及觀泉

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折岸去 鄭曰漂匹妙切浮也 漱壑松柏

禿乘陵破山門【夢弼】曰廣雅陵乘也廻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夢弼】曰寰宇記鄭州洛交水在縣南一里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豈信宿【夢弼】曰關謂潼關也再宿曰信【洙】曰交於洛赴於河及關曾不信宿也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夢弼】曰自及觀泉源漲巳下皆喻祿山之攻略北趨洛西潼關只在信宿之間遂使數州沉沒萬室呼哭不亦悲乎穢濁殊未清【夢弼】曰言賊未平也風濤怒猶蓄【夢弼】曰喻吐著復佐其咸也何時通舟車【趙】曰南北阻隔舟車不通而云何時者厭亂願治之辭也陰氣不黲黷【鄭】曰黲千敢切黷徒卜切垢黑也【趙】曰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通且陰氣開朗而不黲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師】曰謂當兵華擾攘吾道拘束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人寰難容身天地雖大若無所往石壁滑側足【夢弼】曰寇盜乘時並起雖山林之間側足而行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夢弼】曰跼

渠玉切促也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洙】曰詩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夢弼】曰方雲雷之屯世路艱險轉見跼蹐是以中林之士未免為魚之患也擧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夢弼】曰鴻鵠一擧千里何由騎跨鴻鵠高飛遠擧然後可以脫禍促擧頭向彼蒼無可奈何而許于天也

贈高式顔【夢弼】曰按高適集式顔乃適之族姪也【鶴】曰當是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與高相逢於奉先白水間作

昔別是何處是一作人相逢皆老夫【趙】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洙】曰莊子孔子削跡於衛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夢弼】曰故人論文友指李白高適也【洙】曰世說晋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

八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来相失今見式顏亦高李之類不能無聲動故有末句【洙】曰知字可玩

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洙】語見背次賓主兩得之【趙】曰言一見高公則平生飛揚轉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集】曰馮翊郡合陽縣西有彭衙城【鶴】曰當是天寶十五載適白水後七月聞肅宗即位靈武公在行在時作【洙】曰祿山反初公先移妻子於奉先其年十月往省而歸明年陷賊又明年脫走行在其年秋又恩許歸省此作乃述其初與妻子往鄜時事述懷作於十月往省時北征作於行在恩許時其次序按詩自分明而註者顛倒謬繞可厭○此兩年間其妻子又移避于鄜甫往來其間遂被擄被擄時事未詳也此詩似指移鄜時事也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希】曰馮翊郡有白水縣在州之西北此詩殆是記初避賊時事非謂歸鄜如此也【夢弼】曰天寶十五載七

月甫避賊於馮翊有白水高齋詩

盡室久徒步[趙]曰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

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鳴一作不見遊子還[批]十字最是情痛[夢弼]曰公以前年秋避賊次年春尚不得還故有是句[澤堂]曰鄜州在北後肅宗移蹕向西北住涼州等處故子美妻子又移避入秦州○羨鳥之得所而嘆吾人之飄轉不得歸也

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澤堂]曰反側字形容小兒轉輾之狀

小兒強解事[夢弼]曰強巨兩切

故索苦李餐[夢弼]曰餐千安切說文呑也方避寇之際匿聲隱跡惟恐盜賊知之奈何飢兒啼聲愈厲故以苦李誘啗之而小兒亦強會事是以不為賊所蹤跡矣

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夢弼]曰濘乃定切淖也

既無禦雨備雨一作濕

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經一作最[夢弼]曰詩死生契濶毛萇傳契濶勤苦也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洙]曰詩乃裹餱糧餱

乾食也卑枝成屋椽【夢弼】曰言宿于樹下也早行石上水暮宿天

邊煙【澤堂】曰石上水寒不宜早涉天邊煙言所指宿次迥遠極一時羈旅牢落之意山谷云借問夕

何宿天邊數峯橫意出於此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

宰高義薄層雲【夢弼】曰窪烏瓜切同家窪即同州同谷陸士衡詩高義薄雲天【洙】曰同家

窪蘆子關皆地名【希】曰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公欲往而孫宰延之孫其三川之宰歟延客已曛

黑【洙】曰曛黑薄暮也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

【夢弼】曰昔屈原被讒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甫意若曰盜賊充斥身涉艱苦魂魄為之沮喪故

孫宰剪紙為旐以招其魂也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洙】曰闌干衆多貌【趙】

曰闌干淚不斷之貌衆雛爛熳睡【夢弼】曰衆雛指以喻諸子幼少也爛熳謂睡之熟也喚

起霑盤飧【夢弼】曰飧音孫說文餔也誓將與夫子【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永

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 師曰惟孫宰尚義以所坐之堂而館我况復以盤飧禮之加恤故甫誓與之結爲兄弟示其親愛之誠不相忘也 補註空音控 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 夢弼曰患胡官切 希曰公以天寶十五載避冦入鄜今云歲月周即是指明年至德二載而言 澤堂曰此是追賦之詩是鳳翔未歸省時作 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趙曰公既陷賊而脫身達行在所故寄此詩感其人懷其人矣 夢弼曰自是執別已經暮年盜賊尚未平恨無羽翼可到同谷與孫宰款會此渴仰之辭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鶴曰天寶十五年避賊作

近有平陰信 有一作得 鮑曰平陰屬河南郡 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

曰招得幾時魂時一作人

汝儒歸無計夢弼曰懦奴卧切弱也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深負鶺鴒詩洙曰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生理

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澤曰雖生而無顏面歲時亦自憂愁皆三十口飢寒而然也

哀王孫王深父曰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鶴曰詩云竊聞太子已傳位當在至德元年七月作

長安城頭頭白烏夢弼曰按後漢桓帝初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三國典略侯景令飾朱雀門其日白頭烏萬計集門樓上補註何曰烏非治世之祥詩云莫黑匪烏夜飛延秋

門上呼【夢弼】曰延秋門京城之西門也【補注】【何】曰爲之夜呼左非祥也又向人家啄大屋向一作來屋底達官走避胡【批】起如童謠省叙事處【補注】【何】曰國勢一傾無一家不受其禍故人家亦有此不祥【澤堂】曰此二句當時實有此異非以爲不祥而借喻註說非是金鞭斷絕九馬死【夢弼】曰方玄宗之出奔急欲遠遁鞭馬疾驅不得停歇故金鞭爲之斷折十馬而死其九也骨肉不待同馳驅待一作得腰下寶玦青珊瑚【夢弼】【澤堂】曰寶玦珊瑚皆王孫衣佩之飾所以能卞爲王孫者此可憐王孫泣路隅【夢弼】曰謂失所也問之不肯道姓名【補注】【何】曰昔貴今賤故羞言之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朱】曰漢高祖隆準龍顏豺狼在邑龍在野【夢弼】曰豺狼喻盜賊龍喻天子豺狼在邑言盜賊得勢龍在野言天子失所也王孫

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立一作泣【師】曰長者仗剩言也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甫與之問答不敢私言但共立少須恐為姦人窺伺故也

昨夜東風吹血腥 東一作春【夢弼】曰謂殺戮多也

東來槖駝滿舊都 【朱】曰槖駝能負囊槖而馱物也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鮑】曰東來槖駝謂賊自彔都進也舊都謂長安也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 【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illegible]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夢弼】曰曹元首六代論身手不能相使

竊聞太子已傳位 【朱】曰太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夢弼】曰太一作天謂明皇傳位于肅宗也

聖德北服南單于 【夢弼】曰南單于即回紇也【澤堂】曰本史明皇戒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甚厚汝必得其力且欲傳位此句蓋傳聞之說也此詩作於祿山初陷西都時以為八月即位後作此則與詩之意境頓異恐註者失之

花門

寒

剺面請雪恥〔夢弼〕曰剺陵之切剝也花門乃回紇地名回紇以花門自號剺面謂剝其面史示誠悃而來助順也時回紇舉兵助肅宗收復兩京以雪其恥非聖德有以感之何以至此後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剺與剺通慎勿出口他人狙〔師〕曰狙竊聽也甫欲王孫密其事恐為諜者所得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批〕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隱語備盡情態〔洙〕曰漢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謂之五陵〔趙〕曰後漢王伯阿望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蔥蔥〔鶴〕曰五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舊註引漢五陵非也〔澤堂〕曰五陵亦泛指諸陵借漢而言言收復有期五陵佳氣不衰王孫可以善保俟時也

月夜

〔鶴〕曰至德元載八月自鄜州赴行在為賊所得時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鄭〕曰鄜芳無切今陝西路〔趙〕曰公以家避難鄜州秋

八月挺身赴朝廷獨陷賊中閨中指其家也時公在賊中而懷鄜州耳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批愈緩愈悲俛仰且足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鄭曰幌户廣切帷也雙照淚痕乾趙曰雙照者以月照其夫妻相會之時也師曰時寇亂甫以家寄鄜州祿山陷都城甫故里焚刼蕩盡虛幌謂無人也

遣興

鶴曰至德元載陷賊中作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批最是真意洙曰老夫公自謂也世亂怜渠小家貧仰母慈夢弼曰仰魚向切時也澤堂曰屢經此患真千載如見鹿門携不遂夢弼曰昔龐公携妻子隱鹿門山今甫雖欲隱而未遂其志是以與妻子間隔也鴈足繫難期難一作無一作鹿門携有憂鳥道去無期夢弼曰言不得音書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

相失（儻一作東）見日敢辭遲（日一作爾【批】落魄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多善自寬是）

曲江三章章五句（【鶴】曰曲江蕭條秋氣高當至德元載陷賊中時若曰乾元元年則六月已出為華州掾矣【補註】詩人玉屑五句法此搭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贈送之類則不可用【澤堂】曰按二說皆欠據詳味詩意乃甫布衣時作讀者若併與秋雨歎和薛華醉歌樂遊園歌簡成華二子等作而參其語意則知為布衣時無疑但未知的在何年也）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夢弼】曰菱一作芰芰即菱也）

遊子空嗟垂二毛（【夢弼】曰遊子公自謂也【洙】曰左傳宋公曰君子不禽二毛註頭白有二色）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夢弼】曰當時曲江風物盛傳天下經祿山之亂焚爇殆盡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澤堂】曰哀江頭詩言江頭宮殿鎖千門還京後曲江諸作皆極形容宮殿花柳繁麗之狀則曲江

風物不為祿山焚蕪可知況哀鴻獨叫沙石相蕩菱荷枯折乃歲暮江間之景何以知為黍離之詠耶蔡註牽合可笑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洙曰莽莫補切宿草也

比屋豪華固難數趙曰曲江方盛而長歌激烈者特以豪華者多而我猶寂寞也夢弼曰即事者即目前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徙京城豪富之族迨唐玄宗時比屋豪華尤為富盛士大夫宴集于此清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聲發越捎動林莽如所謂動梁塵遏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故曰即事非今亦非古也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批謂聞此歌也趙曰公灰心久矣弟姪不必傷此而下淚也定功曰甫為老年已灰少遊之心雖屏跡寂寞無所憾恨但傷弟姪隔別是以涕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夢弼曰君子窮物之理盡己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

紙

問天也

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夢弼曰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河曰曲若今地名曰彎是也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批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宅人毋豪說霸更不足道洙曰前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夢弼曰短褐宜於上馬故楚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生於文帝之世故不用使其遇高帝其見擢任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為業惜乎當用武之秋是以不用甫自知才與世違故斷然儒術服著短衣習馳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為樂

悲陳陶鮑曰天寶十五載十月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

孟冬十郡良家子洙曰漢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夢弼曰良家子謂陝西民戶團結精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血作陳陶澤中水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詩止云

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 野曠天清無戰聲曠一作廣清一作晴夢弼曰言不交刃而敗也 四萬義軍同日死鶴曰房琯本傳云殺卒四萬血丹原野殘衆纔數千 群胡歸來血洗箭血一作雪補注趙曰群胡歸來血洗箭血洗箭句法好處正在血洗一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東坡韓幹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斷不動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待漏靴蒲霜皆此格也 仍唱胡歌飲都市仍唱一作撚箭 都人回面向北嗁夢弼曰謂肅宗在靈武也 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作前後官軍若如此師曰祿山焚刼暴虐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望官軍之句肅宗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鶴曰此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郡揚希文所將乃天寶十五載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夢弼曰地理地伊吾郡有太白山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郡縣古樂府飲馬長城窟 黃頭奚

兒曰向西【希】曰奚兒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即狐皮其色黃也

數騎彎弓敢馳突【趙】曰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曰向西其餘散騎猶敢馳突以言其暴猂不改也我軍屯於青坂吐番以數騎來敢爾馳突所以誘而挑戰也

山雪河氷野蕭颸。野一作晚颸一作颭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

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曰房琯戰於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中官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夢弼】曰蕃兵耐寒官軍所不堪時肅宗已復兩京史思明祿山故將也連結吐蕃數入冦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等禦之屯軍於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遣中官魚朝恩爲監軍使中官不知兵數趣戰時雪寒甚官軍皆僵凍甫意欲得明年氷泮伺隙而與之戰未爲晩也

對雪【鶴】曰當是天寶十五載梁權道亦編在陷賊中詩内

戰哭多新鬼哭一作國多一作若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

雪舞回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illegible]】批一字變態曰此紅綠字【[illegible]】須實者如錦綺之類數州消息斷【夢弼】曰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今歲又陷東京駕行劍南靈武公時妻子留鄜帑姪又異縣此之謂消息斷也愁坐正書空【洙】曰殷浩書空作咄咄怪事字

元日寄韋氏妹【夢弼】曰玉燭寶典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云上日亦云正朝至德二載元日時陷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洙】曰鍾離縣屬濠州【鶴】曰公乾元中寓居同谷作七首其四云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即此妹也郎伯殊方鎮【夢弼】曰郎伯乃妹之即伯謂韋氏也雖作鎮於遠乃不足為榮也京華舊國移【趙】曰以祿山之亂而奔移也

春城廻北斗郢樹發南枝〔趙〕曰長安城曰北斗城方春回於北斗之城乃樹木發南枝於郢地之日以紀元日公在長安而妹在鍾離也〔鄭〕曰王彥輔云或云郢字誤印以意考之當作嶺樹故王公註大庾嶺梅南枝落而北枝開〔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如大歲日詩云北斗故臨秦也長安上直北斗而斗杓以盛春而回蘇云楚辭哀郢云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註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則郢樹亦不爲無所自公之意殆謂秦城已北斗之回郢樹已南枝之發而獨不見正使之來所以啼痕垂於滿面也

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夢弼〕曰正避秦諱讀爲平聲〔希〕曰天寶六載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奏今後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此云不見者道路隔絕也

春望〔鶴〕曰至德二載春作梁亦編在此年是時公陷賊中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一作荒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 [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趙]收得是如此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宗武小名驥子時隔絕在鄜州[鶴]曰公在長安故與之相隔此詩當在至德二載春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鄜州羌村寄家之地 憶渠愁只睡 一作即卧[澤堂]曰愁憂無聊只得昏睡極言愁寂之狀 炙背俯清軒 [illegible]

曰炙背乃負暄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鶴】曰荊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至德二載作

無家對寒食 【趙】曰時公寄家鄜州而身陷賊中此所以嘆其無家也

有淚如金波 【夢弼】曰前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斫却月中桂 【夢弼】曰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樹酉陽雜俎云月桂高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

清光應更多 【趙】語貴不犯怨而不傷狂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 【師】曰桂所以礙月之光無桂則無所礙形所以為人之累無身則無患矣

仳離放紅蕖 【趙】五字本不可解 【夢弼】仳匹婢切別也仳離別離也紅蕖桂華也放猶言別離無心於玩美也詩有女仳離 【學堂】曰別後花開也

想像嚬青娥 【趙】曰舊本娥作蛾翠眉之謂也 【夢弼】曰嚬當作矉扶真切通俗文蹙嚬也說文矉張目也甫對月娥而有思於妻子也

牛女

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每七夕則渡河而會【趙】曰因月所感故起牽牛織女之興【師】曰甫對月織而思妻子矣牛女猶有會期甫久別家曾牛女之不若也【補注】詩人玉屑杜子美寒食月詩頷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已的對謂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

哀江頭【鶴】曰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復京師十月壬子復東京而詩云春日潛行曲江曲當是作於是年春蓋謂之潛行又謂黃昏胡騎塵滿城乃陷賊時所作明矣

少陵野老吞聲哭【洙】曰野老甫自稱少陵杜陵也 春日潛行曲江曲【師】曰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爲宜春苑漢時爲樂游苑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洙】曰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爲妙境花卉周環煙木明媚都人游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鶴】

[趙]曰曲江爲京師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刼之後荒涼可知甫爲國感傷之不敢放聲而哭潛行江頭見細柳新蒲空自綠而已

憶昔霓旌下南苑[洙]曰唐曲池坊南有南苑[夢弼]曰曲江南卽芙蓉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夢弼]曰憶昔玄宗虹霓旌伏臨曲江之南苑草木亦爲之生光輝也

昭陽殿裡第一人[洙]曰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有曰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喩楊貴妃也

同輦隨君侍君側[夢弼]曰當時貴妃與帝同車甚見愛寵按孝成班婕好傳成帝游於後宮嘗與婕好同輦婕好辭上善其言而止

輦前才人帶弓箭[洙]曰于寶註周禮云對輦曰輦唐制內官才人七人

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夢弼]曰射食亦切

一箭正墜雙飛翼箭一作笑[洙]曰西都賦矢不單殺中必疊雙

明眸皓齒今何在[洙]曰曹子建云皓齒內鮮明眸善睞

血汚遊魂歸不得[趙]曰天寶十五年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夢弼]曰貴妃以色見寵

今日明眸皓齒果何在耶但見血汚馬嵬遊䰟無所歸也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夢弼]曰渭水即京城之水劍閣在蜀南觀渭水東流翻思玄宗既入劍閣彼此消息斷絕深咎肅宗不能迎父歸大內以盡孝道故也[補注][洙]曰或去或住此東彼西兩無音耗消息無復得見貴妃矣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水一作草[補注][洙]曰歎貴妃何在惟江中之水江上之花豈終窮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

[夢弼]曰淮南子日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欲往城南望南北

北一作望城北[趙]如何一句道盡箇常誦之云耳[黃]曰甫朝哀江頭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冦欲往城南省家蒼皇之際心曲錯亂忘南而走北也甫家居城南[須溪]曰大雅綿九章頌大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踈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像聯絡觀者

知其脉理之為一也盖附離不以鑒衲此最為文之
高致耳若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
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
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
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補註】【趙】曰蘇黃門嘗謂其
姪在庭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費數百言而後
成歌杜公言太真之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
言冨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足矣
言馬嵬之死則血汚游魂歸不得足矣觀常武與桓
二詩言用兵而煩簡異則可見此聞之石耆公云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注】曰孔巢父冀州人
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明
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
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
由是知名【釋】曰永王出鎮在天寳亂初蒼黃
西幸之際巢父此時自京歸江東則其詩
似不如此此詩乃巢父亂前自歸江東也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注】曰不肯住謂謝病歸江東也

【師】曰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學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游江東也詩卷長留天

地間【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于世釣竿欲拂珊瑚樹【夢弼】曰珊

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為上生海底漁人常以網掛得之【趙】曰言巢父歸江東之後遂乃入海有此興也

深山大澤龍蛇遠【洙】曰襄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

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巢父棄絕房色頤養精氣故云龍蛇遠也春寒野陰

風景暮【趙】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衆妙門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夢弼】曰此序就別

之時春已暮矣蓬萊織女回雲車回一作乘【彦輔】曰蓬萊三山名小雅跂彼織女終日

七襄陶隱居真誥朱闕內真以雲車虛轅相適指點虛無引歸路【夢弼】曰虛無謂神仙

之境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回轉雲車以邀之必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也自

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

【述】兩君具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述】曰古詩薤上朝露何易晞【補注】曰巢父輕視富貴譬如草頭露也蔡侯靜者意有餘【夢弼】曰靜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懃意有餘也清夜置酒臨前除【夢弼】曰除庭除也罷琴惆悵月照席【夢弼】曰按琴曲有別鶴操幾歲寄我空中書【夢弼】曰空中書亦托意於仙也南尋禹穴見李白【洙】曰史司馬遷南游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禹入此穴【趙】曰白時在會稽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道甫問訊今何如【趙】其送蕩創體類自得意故成一家言【師】曰今巢父游江東尋見李白頗道甫問其安否托致意之辭也蔔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蕭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陽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魯訔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爲大雲寺主鶴曰至德二載陷賊中時作

燈影照無睡夢弼曰衆僧坐禪也心清聞妙香趙便爾超悟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希曰增一經有妙香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香此三香逆風順風無不聞之最勝無等夢弼曰楞嚴經香嚴童子宴坐清齋見諸比丘燒沉水香寂然來入鼻中塵氣倏減夜深殿突兀夢弼曰炯雲收斂也[illegible]曰殿角之高雖夜黑可見風動金琅璫希曰琅璫二字見漢書王莽傳西域傳皆以為長瑣公今所用非謂瑣自指為鈴鐸故蘇子瞻有風動琅璫月向低之句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要皆本此夢弼曰院宇悄寂也金琅璫乃殿角懸金鈴以驚鳥雀也天黑閉春院地清樓暗芳玉繩回斷絕夢弼曰星名玉繩斷則夜欲向晨矣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鐵鳳森翱翔夢弼曰鐵鳳翱翔謂於殿

脊之上設鐵鳳令張兩翼擧頭敫尾也陸倕石闕銘銅爵鐵鳳之工

梵放時出寺【夢弼】曰梵放謂唱和演揚梵音而辨聞于寺外也或曰梵乃梵唄也

鍾殘仍殷牀【夢弼】曰殷於謹切雷聲也或曰盛貌鍾殘謂齋鍾聲斷仍各赴堂床即堂內長連床也

明朝在沃野【夢弼】曰謂辭去也

苦見塵沙黃【批】如此自好

兒童汲井華慣捷瓶在手【修可】曰按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

灑不濡地掃除似無箒【趙】曰洒濡地則沮洳掃有箒則除塵根也【夢弼】曰童行早起汲水洒地款欵掃除似無箒痕謂其善掃地故無飛塵

明霞爛複閣明一作晨【希】曰漢書高紀從複道上如淳曰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霽霧搴高牖【夢弼】曰搴拓開也梁元帝詩能令雲霧搴

側塞被徑花飄颻委墀柳遟一作堦

艱難生事迫隱遁

佳期後【夢弼】曰夫僧居林下複道高牖足以安身徑花墀柳足以娛目而甫遭此難世事崩迫雖

欲為隱遁之期已輸貧公先下鞭矣【夢弼】曰後於佳期也晤語契深心那能㧞鉗口【趙】閑情磊落【夢弼】曰鉗其廉反晤語謂甫與貧公會晤笑言二人之心深相契合甫安能鉗口獨無一言以贈之是以作此詩也奉辭還杖策【趙】曰奉辭謂相奉而辭別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夢弼】曰譬生民塗炭也狺狺國多狗【夢弼】曰狺狺犬吠[illegible]也狺與信通譬盜賊繁興也宋玉九辯猛犬狺狺而迎吠既未免羈絆羈一作寓時未憇奔走【趙】曰於此未免羈絆則亦僅能時來憇息耳【夢弼】曰憇起例切息也或曰天寶十五載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污以偽命不從者殺之公時奔走來此憇息故有泥污人國多狗之句也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趙】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illegible]【夢弼】曰甫當亂世生靈塗炭盜賊繁興時未憇息于此豈不如執熱得一濯於白雪乎心在水精域【趙】曰大莊嚴寺碑光適水精之域盖佛寺莊嚴皆以金寶故也衣霑春

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批果如所願與幽期同但果字痛快隨意
下字自論一時到扉開復閉到扉一作倒扉撞鍾齊及茲夢弼曰甫來到扉則
撞鍾鳩衆以出迸也醍醐長發性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
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夢弼曰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
成酥酥成醍醐醍醐乃酥之精液也飲食過扶衰飲一作飯過一作遇夢弼曰內有正法以
養其性外有醍醐以養其軀甫衰病賴此而支持也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批要此等黃鶯度結構夢弼曰結構指贊公房也鶯有遷喬木之意喻甫舍早晦而趨於高
明善擇友也紫鴿下罘罳一作芳菲夢弼曰鴿性不棲芳菲依樓觀而巢甫自喻去紛華
而親贊公也彥輔曰善禪師養紫鴿愚意會所適愚一作芳花邊行自遲湯
休起我病夢弼曰沙門惠休姓湯善詩與文以比贊公也語起予者商也微笑索題

詩

細軟青絲履[夢弼]曰急就章單底為履或以絲為之履底而有文者謂之舄光明白

氎巾[鄭卬]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為白氎國人取織

以為布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趙]亦自宛轉[夢弼]曰履與巾本擅施以供

贊公年老宿德之用今反蒙贊公用及我之身所以言贊公待我之厚也自顧轉無趣交

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洙]曰支遁字道林有才辯惠遠德過人[洙]曰

高僧惠遠有宿德雨瀉暮簷竹風吹春井芹春一作青[夢弼]曰芹即青泥坊

芹菜也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洙]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下同]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口端時白衣[鶴]曰至德按

二年作

鷄鳴風雨交〔朱〕曰詩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師〕曰鷄鳴思君子之詩寓意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久旱雨亦好〔鶴〕曰按舊史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甲戌方止故云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批〕人情有此〔洙〕曰言交態之薄也蘇侯得數過〔夢弼〕曰數音朔頻數也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也復一作復也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縱一作絕喧鬧慰衰老慰一作畏況蒙霈澤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嘉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蕭蕭一作肅肅澤堂曰著蕭蕭二字便見亂離蕭索雖春亦可悲青熒陵陂麥朱曰西都
賦琳珉青熒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窈窕桃李花夢弼曰窈窕毛萇詩傳幽閑也
詩華如桃李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洙善自寬夢弼曰言麥如桃李皆結
實亦可以療飢也我飢腸從此有所頼豈無涯涘乎干戈雖橫放鄭曰橫戶孟切慘淡
鬬龍蛇夢弼曰龍喻天子蛇喻祿山龍蛇相鬪天下為之慘淡不樂也甘澤不猶愈
澤堂曰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不猶愈三字出此且耕今未賒丈夫
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夢弼曰丈
夫出戰惟婦女在家力弱寡助雖耕難及黍稷但種菜麻而已按集有詩云縱有健婦把犁鋤禾生隴畝
無東西蓋亦歎世亂而廢耕也澤堂曰喪亂情景如覩涙痕千載商山芝洙曰四皓避秦
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往者東門瓜洙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

城東其人骨已朽朽一作滅沫曰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此道諠
疵瑕沫曰左傳云不汝疵瑕夢弼曰以四皓採芝邵平種瓜皆避秦之亂其人已亡其道為不可以
貶也英賢遇轗軻沫曰楚詞轗軻不遇坎與轗同遠引蟠泥沙沫曰賈誼傳鳳
縹縹而高逝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蟠于泥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師曰
甫自愧昧於所適不能脫身晦迹回首自顧恨年已老矣漢陰有鹿門希曰鹿門龐德公隱
地在漢水之陰滄海有靈查靈一作雲趙曰查與槎同張華博物志載天河與海通世有人
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浮槎去來不失期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空一作日
沫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夢醫曰祿山之亂賢人君子道消既不能效龐德公張
騫輩徒咄咄嗟嘆以傷亂世果何益哉甫厭亂之意可知矣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鶴曰詩云燕膝郈郇敗指祿山

死則是此詩在至德二載作盖祿山以是年正月為安慶緒所弑公是時陷賊中而鄭以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不聞公陷賊時至東都豈張歟儒拘諸官於東都時公以陷賊亦暫拘東都故得與鄭虔相遇而同飲詩所以有握節漢臣回之句期祿山死後皆可以全身而歸也 澤堂曰此是收京後詩如握節回豈方被拘以詩語起句乃亂後相逢多少悲喜之語子美以冬末之東都至春而歸正此時作無疑

不謂生戎馬 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 何知共酒盃 趙 咄咄 不一 燃臍郿塢敗 洙曰漢董卓築塢于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屍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其地守屍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 師曰此言祿山伏誅也 澤堂曰祿山為李猪兒所殺以刀決腹燃臍語是貼題 握節漢臣回 洙曰蘇武伏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 師曰此言鄭自賊歸也 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 洙曰言為憂患所困而心已無物矣故云

夾

(一寸灰【澤堂】曰灰字未曉)別離經死地(【澤堂】曰經死地三字披寫尤是非被陷時作)

忽登臺(【批】是是【師】曰乃寫言剖懷也)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illegible]】曰秦(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以二阮比其叔姪也)留連春夜舞(留連一作醉留)淚落強徘徊(【澤堂】曰此歌舞豈陷賊時所為耶以哀江頭一篇考之尤可明)

喜達行在所三首(【鶴】曰至德二載夏公自賊營逃至鳳翔行在所時作此詩)

(當在喜官軍已臨賊境前)

西憶岐陽信(【洙】曰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鄭】曰十道志岐陽漢扶風杜陽之地)無人遂却迴(【澤堂】曰遂進意)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illegible]】曰著陵略切置也肅宗駐蹕鳳翔甫陷賊中憶帝引領西望無人從帝所來不得消息是以眼穿心死也)霧樹行相引(霧一作茂【師】曰言甫冒霧露奔行在)蓮峯望或開(或一作忽)

真

〔述〕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洙〕曰華山有蓮花峯〔趙〕曰一作蓮峯謂華州蓮花峯也非是豈有却過長安之東經同華州之境而來乎當以達山為正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洙〕曰奔走憔悴故所親驚其老瘦

愁思胡笳夕 笳一作樂〔述〕不待下句〔夢弼〕曰笳君牙反胡人捲蘆葉而吹曰胡笳謂陷於賊夜聽其聲而愁也〔釋〕〔堂〕曰愁思於胡笳也

凄涼漢苑春 〔趙〕曰雖春凄涼言殘弊也〔夢弼〕曰追思苑中景物經兵火而荒涼也

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 〔述〕五字可傷即旦暮人耳暫時更警〔夢弼〕曰間去聲隙也〔洙〕曰間道言伺間隙之道而行〔師〕曰暫時人言不敢具姓命也

司隸章初覩。 〔述〕此情如何〔洙〕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南陽氣已新。 〔洙〕曰後漢光武記云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黃〕曰此二句指肅宗中興也

喜心翻倒。

極 [澤堂]曰翻倒猶顚倒 鳴咽淚沾巾 [批]此豈隨人憂樂語曰樂極則哀繼之此詩人抑揚之意

死去憑誰報 歸來始自憐 [批]獨行中路間關憂患累百言不自愬者一見垂淚

猶瞻太白雪 喜遇武功天 [夢阿]曰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水經註太白山南連武功山夏宿雪其上故名曰録異記曰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鶴]曰武功屬京兆公云至鳳翔則喜近京兆漸可以還京師也

影靜千官裏 心蘇七校前 [批]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宅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爾[沫]曰公入朝鮮當道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言憂釋而心清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

今朝漢社稷 新數中興年 [沫]曰謂如

有

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

述懷 彥輔曰此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鄭曰潼徒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 洙曰玄宗紀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僭號於東京賊將安慶緒犯潼關哥舒翰軍敗 希曰公陷賊而妻子在鄜州故云隔絕

今夏草木長 澤堂曰草木長則易以匿竄故也

脫身得西走 洙曰按新唐書天子幸蜀甫走避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元年亡走謁帝鳳翔 澤堂曰王衾弃州以新唐書為贗古書此註果然鄜州去鳳翔遠祿山兵未嘗至其間有何賊兵而乃微服奔行乎杜在京陷賊中以官微故不為賊詗得潛隱得脫本末甚明若先為賊得則不死必汚豈復為子美耶作史者泛看杜詩不考前後掇取為傳故其失如此

麻鞋見天子 夢弼曰炎轂子夏商以草為屩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也 洙曰焦卓見文帝麻鞋烏帽舉動詳正

衣袖露兩

肘【夢弼】曰莊子原憲捉衿而肘見朝廷愍生還【鄭】曰愍眉殞切親故傷老醜

涕淚受拾遺【鶴】曰通傳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无為清選流離主恩厚【夢弼】曰天子憫其生還授以左拾遺復詔卹其妻子流離許至鄜州迎家眷人主之恩轉見寬厚也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夢弼】曰柴門指妻子所居三川也甫既得去省家未忍使開口辭天顏此君臣之義然也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希】曰通鑑祿山始自京畿部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故云

山中漏茅屋【夢弼】曰此謂羌村之所居也

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澤堂】曰所可必者蒼松不朽耳暗以喻已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夢弼】曰甫復自料必有得全其性命者雖盡室獲全其生亦無得相偶聚必至於東西散徙也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

首夢弼曰猛虎場指賊徒之所在不敢遽進但自回首而心鬱結也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趙曰十月後非冬之十月也何以明之公往問家室乃在閏八月初吉耳此詩在閏八月之前所作也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批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夢弼曰蓋未得其消息存歿猶持兩端恐既得消息如前所云寸心泯滅果何有耶漢運初中興去夢弼曰中竹仲反以光武比肅宗也生平老躭酒上夢弼曰躭樂也曹植賦躭于觴酌沉思歡會處去恐作窮獨叟獨一作逐

得家書鶴曰至德二載在鳳翔行在作

去憑遊客寄趙曰言出遊彼處客寄之人曰謂寄書於遊彼處客而去也夢弼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趙曰公寄居在鄜已是他鄉故知消息而喜耳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師曰熊兒即宗文公之子也夢弼曰熊兒

必公之幼女也【鶴】曰風俗通云嗌蟲曰恙古者人臨多野宿為恙所嗌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

老驥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洙】曰二毛言鬢毛二色謂班白也

一命侍鑾輿【洙】曰公至行在授左拾遺【師】曰周北有一命再命之士一命言官卑也

闕妖氛滿【洙】曰謂京師尚未收復也【趙】曰時安慶緒方熾

西郊白露初【洙】曰謂肅殺之威漸生也【趙】曰指言長安西郊以白露初言之則在七月明矣

凉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夢弼】曰謂魚鴈皆能傳書故也

農事空山裏春言終荷鋤【俔】曰甫欲棄官歸老之意【澤堂】曰言語助眷眷欲歸田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鶴】曰凉州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南節度之所治至德二年公為拾遺時作

驄馬新鑿蹄【師】曰後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以

皓

桓典比長孫侍御也

銀鞍被來好

批鮮麗稱事非裹颯老人語

繡衣黃白郎

宋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

騎向交河道

宋曰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夢弼曰時吐蕃寇涼州故帝以長孫為武威判官招集涼州餘民故長孫騎向交河而為萬里之行也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

夢弼曰不及款曲也

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夢弼曰謂期限促也

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

希曰去秋指至德元年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河等州涼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夢弼曰謂當以兵威掃蕩之也

此行牧遺甿

牧一作收夢弼曰謂復以柔道招撫之也

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

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年遷河西節度使

名聲閣中老

夢弼曰謂為朝廷之耆舊也

奪我同官良

夢弼曰同官謂公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為諫官而長孫於同官之中其才

尤為良也長孫既出為判官公不獲與之同僚既非為族父之所奪乎 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 [夢弼]曰惡如字 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絶島 [鶴]曰若人羡長孫侍御也 [夢弼]曰言才思闊大如滄溟之浸漲雖至高之絶島亦為之涵浸也 鐏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 [夢弼]曰言武威得其人也李尋傳士者國之大寶 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夢弼]曰時送行遇雨故言 東郊尚烽火 [夢弼]曰指史思明之亂也 朝野色枯槁 [夢弼]曰謂內外皆困瘁也 西極柱亦傾 [朱]曰列子湯問篇折天柱 [夢弼]曰言吐蕃又寇鄜岷覇等州亦若天柱之折也 如何正穹昊 [夢弼]曰公問策於長孫不知何如以整頓天下也 [澤堂]曰北方已多難西極又傾何以正得穹昊耶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當是至德二載作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露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洙】曰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威天下【邇】曰玄宗開元初天下富實自謂四方無虞荒縱酒色武備皆弛是不能以弧矢威天下也祿山一旦乘隙而叛自此紛亂略無寧歲

川谷血橫流【洙】曰揚子川谷流人之血豺狼沸相噬【夢弼】曰豺狼喻盜賊也

天子從北來【黃】曰言肅宗即位於靈武長驅振凋敝

頓兵岐梁下【洙】曰言肅宗移兵鳳翔也卻跨沙漠裔【師】曰沙漠裔指漢中郡謂跨歷楚漢諸州並皆誓兵從帝東討【澤堂】曰沙漠似指流沙西海是時西戎助兵若跨有之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修可】曰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歐陽】曰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云偏據一方而四極之廣皆爲總制何命而不從乎

蕭索漢水清索一作瑟緬通淮湖稅【夢弼】曰言漢中有水可以遠通淮蔡荊湖之賦稅足以供餽餉也

使者紛星散【夢弼】曰分使諸郡以撫綏安集之也【洙】曰古詩星使

日馳夜王綱尚旒綴[洙]曰詩為下國綴旒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
際[趙]曰南伯指言漢中主將也從事指言樊判官也言南伯與從事俱賢相投在立談間耳生知
七曜曆[夢弼]曰此美樊判官明天文也[洙]曰漢志註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手畫三軍
勢[夢弼]曰此美樊判官善兵法也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
諫官朝廷無此例此一作比至尊方旰食[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
旰食乎註旰宴也仗爾布嘉惠[夢弼]曰侍御乃諫官以諫官為幕府之屬本無此例為天
子晚食及憂盜賊欲仗樊侍御出使宣布嘉惠不得不爾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
憩[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御史為判官也[夢弼]曰暮
徵樊生入受命明日侵晨便行以王事之急故也征憩謂已行而少歇與甫序別也正當艱難
時[洙]曰詩天步艱難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夢弼]曰言無伴也白

日照執袂【夢弼】曰言執別也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里一作重

居人莽牢落【夢弼】曰居人甫自謂牢落辛苦貌遊子方迢遞【夢弼】曰遊子指樊生迢遞言遠行也徘徊悲生離【洙】曰九章悲莫悲兮生別離局促老一世【夢弼】曰謂所至亂離竄匿林谷而不獲騁也陶唐歌遺民【洙】曰左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謂唐繼堯之後德祚長遠未能遽絕也後漢更列帝【師】曰漢承文景之餘澤遭王莽篡奪不失其天下也光武因民謳歌思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然也恨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師】曰甫自恨當艱難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贊中興也【澤堂】曰唐有堯之遺風可以法後漢之中興恨我非匡復之才蔑欲長往而已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擢

置

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鶴]曰梁權道編在至德二年鳳翔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 [師]曰南風生養之風今作秋聲殺氣盛也時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陷沒于賊安得陰陽調和南風作秋聲蓋有由也[夢弼]曰月令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盛夏鷹隼擊 [批]杜亞何如發語怔怔深似有足望者[夢弼]曰此皆紀失時也鷹隼逢秋始擊搏今盛夏之月而鷹隼擊是亦宣王六月出師之比也月令季夏行冬令則鷹隼蚤蟄[澤堂]曰託比

時危異人至令我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 [夢弼]曰謂杜亞明兵書也漢藝文志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宮之武備也

爾腹為篋笥 [末]曰邊韶腹便便五經笥

應對如轉丸 [末]曰漢祖從諫若轉圜[修可]曰開元遺事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竭如下坂

走九時人眼其俊辨**踈通略文字**〔夢弼〕曰言志謀愽達不泥古兵法也**經綸皆新**

語〔洙〕曰易屯卦君子以經綸陸賈造新語**足以正神器**〔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夢弼〕曰崆峒山在西

言西地為之陷乃吐蕃入寇也**青海天軒輕**〔夢弼〕曰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也詩如輕如

軒天軒輕喻天之低昂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西極最瘡痍**〔夢弼〕曰言西極重遭吐蕃入寇

也〔趙〕曰季布傳瘡痍未息**連山暗烽燧**〔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帝曰**

大布衣〔批堂〕曰字恐誤〔魯〕曰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曰大布衣即義大之辭猶云此乃大秀才〔澤〕

藉卿佐元帥〔鮑〕曰元帥謂杜鴻漸也**坐看清流沙**〔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所**

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洙〕曰文帝前席賈生**適遠非歷試**〔洙〕曰舜歷

試諸難〔澤堂〕曰急於用人非姑試之**須存武威郡**〔夢弼〕曰武威即安西都護府也**為書**

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黄羊飫不羶蘆酒
多還醉 夢弼曰四句述行役勞苦所經之宿食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嘗舉黄羊飫不
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黄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
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盃不醉人為證 澤堂曰
多則還醉 踴躍常人情慘憺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始遂 希範曰漢高紀羣臣曰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
驥 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 龍吟回其頭 趙 孤
峯石戴驛龍吟回其頭皆奇語 澤堂曰不平之鳴 夾輔待所致 洙曰左傳夾輔周室 夢弼
曰杜亞懷大才不宜出為判官也冀他日乘龍吟之會回首出而夾輔唐室寔有待於杜判官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四